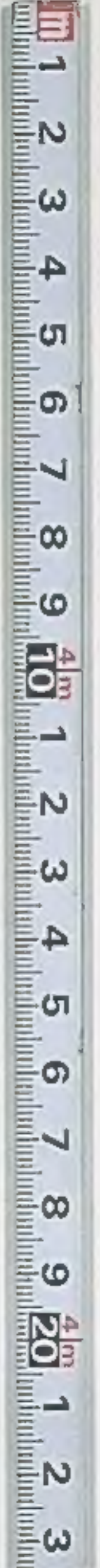


500t



心法山
隣花院藏本



羅胡野錄云明教禪師嵩公明道間從豫章西山歐陽氏
借其家藏之書讀於奉聖院遂以佛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
著為原教是時歐陽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吁江李泰伯亦
其流嵩乃攜所業三謁泰伯以論儒釋牴牾且抗其說泰伯
愛其文之高服其理之勝因致書譽嵩於文忠公既而居杭
之靈隱撰心宗記定祖圖齋往京師經開封府按狀府尹王
公素仲儀以劄子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
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
多有爭競故討論大藏經備得禪門祖宗所出本末因刪繁
撮要撰成傳法心宗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心傳記
謬誤兼註輔教編印本一部三卷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
恩澤乞臣微進臣於釋教粗曾留心觀其筆削註述故非臆
論頗亦精緻陛下萬機之暇深自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采
乞降中書看詳特為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 仁廟覽其書
可其奏敕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參政歐陽文忠公相為觀歎

探經考證既無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中
書劄子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
法正宗記并輔教編三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內收附劄付
傳法院准此書之高文至論足以寄宣大化既經進獻獲收
附於大藏則維持法網之功日月不能老矣嗟夫吾徒有終
身不過目者豈知潛利隱益之所自耶

劄子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劄子亦謂之錄子又謂之榜子 劄子合切音与札同

庐山棲賢真教果禪師嘗註輔教編洪駒父為後序 出雲卧紀談

楞嚴六曰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欲取
三摩提實以聞中入離苦得解脫 疏曰娑婆世界耳根最利故
用音聲以為佛事由從耳根發識聞聲引生第六識中聞惠緣名
句文熏成解心種子細為教體故云教體在音聞也教體既成然
後思惟修習入三摩提成大解脫

據此則又良有謂之者蓋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欲取
三摩提實以聞中入離苦得解脫 疏曰娑婆世界耳根最利故
用音聲以為佛事由從耳根發識聞聲引生第六識中聞惠緣名
句文熏成解心種子細為教體故云教體在音聞也教體既成然
後思惟修習入三摩提成大解脫

積言成句 淨名隨口方是智所詣之偏法便是菩提巧用之能巧用諸法隨利
子莫不皆得無礙辯才大解脫門 方便

探經考證既無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中
書劄子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
法正宗記并輔教編三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內收附劄付

翻譯集五十八板云。瑜伽云佛菩薩等是能說者語是能說相名句
父身是所說相。唯識論云名詮自性句詮差別文即是字名曰三假
正理論云西方傳說具乃無虧何者若以教攝機非聲無以可聽若
以詮求旨非名無以表彰。又云須知佛世滅後二休不同若約佛世八
音四辯梵音聲相此是一實名句文身乃是聲上屈曲建立此三
假若約滅後衆聖結集西域具葉東夏竹帛書寫聖教其中所
載名句文身咸屬色法云云慈恩云文身者為名句依云云

屏山李居士鳴道集說序 居士年二十七有九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
而退著書大發感嘆日抵萬松深政亟數年退而著書會三聖人理性德奧之妙要終指
歸佛祖而已。通載於事苑竟具四德稱居士不求仕宦三暮終經德三居財大富四守道自怡

沙婆此翻能忍
悲華經云何名忍
是諸眾生忍受三
毒及諸煩惱能忍
斯惡故名忍王
長水云大千界之都
名

明教大師輔教編序

屏山居士李

之全

娑婆教體本在音聞震旦機根而

多明敏故太聖人嘗以種種文身

句義具方便智隨宜說法諸佛弟

子莫不皆得無礙辯才大解脫門

此義云序者緒也緒述其事之使理相
南宋寧宗朝之全



有所因而然孔記疏云連上至下所以有故

文即是
字象字
聯合曰文
身

積言成句

淨名疏曰方是智所詣之偏法便是菩提巧用之能巧用諸法隨利

物故云
方便

南史

德士著冠 宋徽宗宣和元春正月詔改佛号太覺金仙餘
為仙人太士僧稱德士行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越無徽元
法事稱故名者加之中罪君平臣諫者酷虐誅之要見大扇矣又以寺為宮
院為觀尋改女冠為女道士尼為女德仍禁銅鏡塔像下書後令太士德士
逐出本寺不令將常衣鉢財物而使道士守之住坐

天水徽宗佖神宗第十三子初封端王即位荒淫奢侈佚蕩直尚浮
又寵道士林靈素失心北迁降為郡王壽五十五在位二十五年終於
五國城

書刻及所刻字數甘肅羊八負與之示具畱青甘肅各年文
謝崇德同之卒 自稱 ○問似面致羊本朝云李斯谷宜稱中八斯
百公大鑒曰吾不食之節曰羊至地子悉味公所本矣自日親聞似同也
此所食羊五斤精壯愛不別沐入今果以稱之信非別自日米豐盡對稱羊四
斤千五百美公對曰正稱至入吾嘗夢見晉山休外羊長十邊也拜曰此卦有平
太平黃帝曰 李斯谷呂曾問村塔節曰公穴當以重南去平王當食之羊今食

不能發明之耳。西方之書，名字音聲與東夏不同。諸儒多以爲異端，盡力而攻之。欲其破滅當宗。仁廟時，歐陽脩作本論，唱之於上。石守道作性說，和之於下。非嵩禪師出輔教一編，吾恐德士著

石介字守道号徂徠先生与胡安
定孫明復同讀
昏泰出苦食
淡介遂作廢
曆聖德詩

仁宗即位天聖元癸亥至徽宗宣和元巳亥
凡百七年

冠不待於天水之世也嘗讀此書

嘗即其言也喻如曾子食之而知其味也

略舉佛語之一二合於孔老之言

者後加訓釋文而不夸辨而不爭

諸儒尚莫能涯際其遠靈固巨側

也始驚而中喜後從而陰化者如

王介甫父子蘇子瞻兄弟黃魯直

王字石字介甫宋熙寧中自冬政拜相先是拜相一日取筆題窓云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歎寄此生致仕居金陵白下門外遊鍾山憩法雲寺是日正當霜雪雲意松竹皆如詩中之景公撫然封荆公号半山子雱弟安國排句

陳師道字無已号后山居士元祐中東坡孫覺傳其書薦于朝授徐州教授江西詩派

陳無已張天覺之後願為外護皆

以翰墨為佛事味必不以此書發

之論者猶疑儒者之助佛者佛者

之不助儒者何耶是殊不知佛者

未嘗為儒者害儒者嘗為佛者害

也此書在世不惟儒者信佛者之

語佛者亦信儒者之語撒潘籬於

撒潘籬於又抽也發也

大方之家卷波瀾於聖學之海又

有還足之意如診脈以指按抑

豈止有方於佛者抑儒者實受

宋云及語之辭客及上文之旨

其賜矣雖然自李翱參藥嶠而著

字習之

復性書而張載之程氏出其徒張

九成劉子翬張拭呂祖謙朱熹皆

字伯泰字東萊先生

張載字子厚稱
為橫渠先生在
京師坐虎皮說
周易所從其衆
一夕二程至次日
撤去虎皮曰三程
深明易道吾不如諸子宜師之遂叙陝西

程頤字正叔
常公司馬公同薦之云河南進士程頤方學好古安貧守節年踰五十不仕進真儒
者之高尚聖世之逸民号伊川先生

張九成字子韶
方無垢八歲能誦六壬十歲能屬文自号
橫浦居士

程頤字伯淳十歲能為詩賦謚曰明道先生

橫浦居士

晦菴致書於開善謙祥師曰熹向蒙太惠祥師用示狗子無佛性話頭

未有悟入願授一言發誓所不逮謙答書曰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不要

商量勇猛直前一刀兩段晦庵覽之有省出資聖拱辰集性理卷書

晦庵於竹林小軒誦佛經作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

牽超然与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此無為法身心同宴如

出朱氏大全集并道錄

陸文安公九淵每与晦菴爭論太極圖說蓋知晦庵有禅學故謂晦菴

有悟入識之出史畧考有問今士大夫都入禅學去者何也晦庵答曰

是他高似你生平讀許多書記誦文章藉以取功名利祿之計者

到這裏都靠不得所以被佗降下云云

案答曰右言晦菴自用佛語又諱周程明露佛語自博於佛學又教人棄

於佛學此二章微露晦菴心病也汝若決治貴通人全體皆見

是山高如柱。六平主。韓持文書。時臨文章滿。薛公東。以爲信。新之信者。
有辭人。楚心一出。則孝。其同今士大夫惜人。韓學去昔何也。如事各日。
對之安公大開。故已如事。年篇太尉圖。美味如事。其韓學。效器如事。

出米乃大全集卷首

率踐越之首野門并於林幽禽獸山而獵之獲魚區封自以同宴以
幽事於於林小神能事致於時曰欲吾辭血軍神林辭乃善理息重累
商量家世歸直而一乃西歸幽事則之於世出資與妻姓永集於野長年書
未月時人願效一言後書於公東歸文書曰此意一念其漸降子請不要
幽事致書於世用善其辭曰曰意而衆大惠神示而示而子並神封於後

○劉子翬字慶冲家世屏山有園林水石勝号屏山先生家有二角東曰復齋西曰蒙齋
○張栻字敬夫号南軒先生自幼侍魏公左右所見聞莫非仁義忠孝之實排
○朱熹字晦初居崇安扁讀居堂曰紫陽居堂後築室建陽号雲谷老人其草堂曰晦

胡富字明仲号

致堂讀新州著
讀史管見下卷

殆たひ 糸いと 釋しつ 殆たひ 有あ

其寫則以十字為發語辭

萬矢
莊子曰

言知曾史之不為
桀跖也也遂評
桀跖借曾史之說
得以自文而為害是

借佛祖之意箋注經書自成一家
之言而又有胡寅者反為仇敵作
崇正辨醜辭惡語殆不忍聞此逢
蒙之所不可為也學者當以此為
戒毋藉此編為嚆矢也吁

堂曰晦
庵自号
晦翁

嚆矢

自府安能為人作一 **四**
莊子注一矢之猛者又遜注一 鄉音箭也

通音也

高天

唐史云張巡歆射賊將尹子琦於天下刻蒿為矢中者謂巡

矢盡白子琦乃使南霁雲射一空城中

林同錄下云南禪師居積翠寺時一夕照坐光屬屋簷誠待者勿言于外

高明教既化火浴之頂骨眼睛齒舌耳毫男根數珠皆不壞如世尊言此生身

不壞發無垢智光者善根功德之力如來知見之力故行住坐臥須內外清淨彼

二大老乃今耳目所接非異世也而独殊勝者非平生踐履之明驗歟予嘗作二

皇朝類苑四十三云吾友契嵩師熙寧四年沒於餘杭靈隱翠微堂火葬訖

不壞五物睛舌鼻耳毫數珠時恐厚誣以烈火重煨之愈堅嵩之文僅矣韓初

同治平中以所著書曰輔教編摭訪闕下大學者若今首揆王相歐陽諸巨公皆

低簪以禮焉手仲儀公素為京尹持上殿以其編進呈許附教藏賜明教大師

高童重体案至死無犯火訖張器不壞此節可高天下之士余昔怪其累夕

譚談奇若清磬未嘗少嘆及終方得其驗嵩字仲靈諸州人詩類老杜楊公

海蟾收集公海深伏其才答高詩有十年猶可照無邦之句在集

尚直編曰宋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諸聖尚佛其尤甚焉相國韓公琦侍立政陽脩

張若明秘書卿彦長早表氏負外郎陳雍俞等未讀佛書未知敬佛逮乎

明教嵩禪師并鐸津佳下一出無不欽服迭稱謂曰不意儒中有此即非惟空

宗通亦乃父格高良史筆大公之道也諸公以此敬佛後有好佛之甚者孔

有嘉肴串食不知其味出有至前事學不知其善云云

東坡禪喜集云契嵩禪師常曉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惠辯師常

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毘

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堊面如生且微笑

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

至人及是余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

別作源非是木宋韻釋文曰篆文省作厠後之人
加水吾適用此原本字以命題者特欲推本先聖

原本也
袁切水
原稌魚

U₂

✓ - 100%

左右持也左傳
輔成王又兼也

輔教編

佳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契嵩編并註

原教

泉 泉似
均切二
泉也
原 原
袁切木
原本也

尚書註教謂以言而教訓之他謂使其感德而自化之

三綱 易天子天師

六紀 諸父兄弟族人諸舅長明友

唐虞教十七篇

儒教之例謂師者乃三綱六紀之云也

註當作張口鳴呼聲又加口張只音呼謂張口鳴呼聲音則已大矣

設教之所以然也教有世間教有出世間教其教字雖同而為義則異夫世教謂今儒道二教也世教者先儒論教化曰在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之道則為教也在伏羲神農燧人亦謂祝融之總美大之稱也煌煌人莫違也不煩一夫不擾一土故為皇黃金奔於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无寥廓與天地通靈又當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卧之誌誌起之吁吁創即求食飽則寢

子曰皇大商外無為以道化民者也

三綱者君父男之三也

吁當作許、句于切箋云張口鳴呼儀禮記云許

鍾律集皇向篇云夫白皇之德者簡大無為不可得而言之也綿綿然合體平元極元也者四德之冠也五始之本也體而存一聖人之所以化也推而作之聖人之所以教也教也者五帝之謂也化也者三皇之謂也善推教化則皇帝之道較如也古語曰德合元者皇德合天者帝與仁義合者王

和子云三皇以道治五帝為德化三王由仁義五帝制用權智

皇 韵會皇名熊氏云三皇稱王者皆行合天之星故云然則稱皇者皆得天之氣也又前漢太山皇帝古曰太上極尊之稱君也天子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帝 韵會王天下之号也易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王人礼記疏云提其在上之號謂之天因其生有之功謂之王為德稱也

王 韵會王天下所歸往也又尊稱又陳韻于况切與也書伏羲天下

證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白天子諸侯王之嫡嗣稱世子

宋濂護法論序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又更以智勇蓋風氣

隨世而遷故為學者亦因時而變要觀越白子之註意也

尚書註教謂以言教訓之化謂

設教之所以然也教有世間教有出世間教其教

契私列初說文本作契高辛氏之子堯之司徒教之先也。又云契母吞鳳卵而生契堯之

神而化之以其神德而自化導之義也

象易曰天垂一見吉凶又曰以制器者尚其一又禮記曰在天成一註云一
光耀也易繫辭在天成一註謂日月星辰

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伏而化之古之人民唯食禽獸之肉泊乎人民衆多禽獸不足其食神農乃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先儒以如此之義故謂三皇爲化也白虎通又曰帝者諦也象可承也謂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又云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民以察而後世聖人者謂黃帝已來之五帝也又曰教者効也上爲之下効之舜典命契作司徒曰敬

司徒官名主民衆故稱司徒

卷之四

王道顯

其義一

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夫道教與儒同

為而不為，以不言而言，何謂以空寂為事，何謂以多事為事，但成功而不居，曰侯之所以保正萬邦，示此道也。

禮者皇極之形容也詩者教化之效也書者事業之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
疏通知遠而不

[illegible]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云。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希逸註。上可以為皇。下可以為王。此皇王字。如聖。盡倫。王。盡制。如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皇。是無為者也。王。是有為者也。非三皇分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也。下為土者。地也。言居天地之間。暗然無知。奎頭但見日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

○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逸註。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云。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其言。夫。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

其言。夫。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

其言。夫。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

一。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二。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三。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四。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五。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六。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七。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八。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司馬遷史記辨六宗。一陰陽。二儒者。三墨者。四名者。五法者。六道德者。
●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片。君臣父子之礼不
可易也。

●六道德者。使入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其為術也。明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
善。要方時。遷移心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不為。操事少而功多。
然天云。史遷六氏。道家為先。班固九流。儒宗為上。

班固漢書明九流。一儒流。二道流。三陰陽。四法。五名。六墨。

七縱橫。八雜。九農流。

一儒流。順陰陽陳教化。述唐虞之政。宗仲尼之道。言
二道流。守弱自卑。陳堯舜揖讓之德。奉周易之謙。泰也。

混沌。元氣未判。人。陰陽未分。
渾或作滾。亦作渾。一曰難流。又渾渇也。

鍾律集皇問篇。老子在生。示顯然。皇過而學。士皆以為聖人。其難其所出。而
之。亦非詳也。夫皇者。也以易言之。則文王周公。其先德也。彼老莊也。又何能始。孔子曰。孔文云。
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今
人。子也。而論皇
帝。亦安見其所
謂大。而常道者
邪。

謙卦名陽。註卑
退。為義。屈之下。物
也。廣韻。讓也。故也。

金陵道士陸
偕靜。見前。載
九。二十五。

曰。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較易三皇之書。三
墳者。所謂易無思也。無為也。天下之動。正夫一未
始異也。老子出於皇道。而言教者。唐玄宗注云。寄
以教名。因始。司馬遷史記。分儒家等為木家。以老
子為道家。班固藝文志。因之。謂道家者。流合於堯
之克讓。易之謙讓。然不若司馬氏曰。道家無為。又
曰。無不為。又曰。乃合太道。渾渇冥冥。光耀天下。正
與陽數辭。所謂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合也。較班子之論。不及太史公深。
且悉矣。後世之者。如張綱。陸偕靜。諸子。以天神昇。

晉語云
謙。德之
小也。

故說文
使。之。

佛教

仙羽化形，雖之說傳會老子之道，廣之以爲經，而道教益與儒異矣。吾唯推老子之道本，故謂與儒同其源也。若吾佛教者，乃太聖人出世之教也。梵語阿含，或云此翻教也。太智度論曰：木迦葉語阿難，從轉法輪經至大涅槃集，作四阿含，所謂增一阿含、中阿含、長阿含、相應阿含，是名修妬路法藏。梵語修多羅，此云善語教，彼謂阿含，此云教，即楞伽唯識論云：阿含者，謂諸如來所說之教也。長阿含經序云：阿含者，秦言清歸也。譬猶鉅海百川所歸，然阿含本屬小乘三藏，其四阿含經是也。今校

非韓篇一云：夫所謂教者，豈有乎天地時出而必定其數邪？是亦聖人適時合宜而爲之，以資乎治亂者也。然古今迭變，時益異，業必一教而能周其萬世，且也者，當五帝之末，其時漸薄，其人漸偽，聖人宜之乃設五教，制五刑，各命官尸之，而契爲司徒，專布五教，遂遺後世，使率人爲善，而天下有教自此始也。及周公一世，復當三王之際，其時益薄，其人益偽，而天下益難治。聖人宜之，遂應其教法而備之。天下謂儒者之教自周公起，言其後孔子述而載之，詩書六經而儒教益振。周季三代之政弊，善人恃術而費智，不善人假法而作偽，天下靡不從生，傷性而不知其自治。老子宜其時，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說以救其弊，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兩漢之際，視周末則愈薄，愈偽，賢者愚役於智詐，紛然相半，萬一雖習於老子之說，而不能甚通乎性，令奧妙推神明往來投世積昧，指其死生之所以然，天下遂有仲之教也。楊子曰：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損益可知也。是豈不然哉？

普明本師名法云

高輔教編同寃名義三種教一曰世教二出世教

指人天乘名曰世教斯之曰自應而度世教今謂三教之名義意各異曰儒宗

名教者元命包云教之為言仇也上行之下仇此以下所法仇名教道家

名教者老子曰處無為而事行不言教此寄教名而顯無為釋氏

名教者四教義云說能詮理化轉物心故言教也化轉有三義一轉惡為善

二轉迷成解三轉凡成聖所言詮理者藏通二教詮真諦理別國三教

詮中道理良以如來依理而立言遂令居生修行而詮理故佛聖教在

出世法不可妄立世教之名

鐘律非韓一云夫教豈有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數耶是亦聖人適時合宜

而為之以資乎治躰者也然古今迭變時益美異未必一教而能周其

萬世之宜也

送地駕樂叙云潛乎初著原教書其心誠為彼執父習理者也二者皆識道而不

發明適欲救此耳其書既出雖四方稍傳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道亦

復不見潛子所趨一至

乘有小乘有顯有漸有權有實有偏有圓者今一

教等大乘推本乎圓頓大乘一實之教乃世出學

間一切教妙極之教也兼較乎小乘若漸若權之

教所謂今天乘者也表此乘與世儒之教略同顯

吾小乘具有儒五常之義使世學士識佛之權

本教之意無不在者也故謂原教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

此標也亦微顯二教之遠近也夫萬物者猶萬事

萬法也性者寂靜不動人之資質者也亦其本覺

者也情者感而遂動人之欲者也亦其不覺者也

標白會舉也又
一記也又一微
又一置言若樹杪
之高置也又表也
之末為表繫絲於

實本也又性也又實也

宗鏡三六云云
之真知即是本覺
本覺即是佛智
智也

起信論云此識
有二種義一者
義謂心相離念
二者不覺義謂
不如天知
論序云此是三
乘以之為本不
覺是六道凡夫
之本

翻譯集三三六後云天親曰有分別及無分別皆名為識有分別名識無分別名似塵識
如楞嚴想澄成國土即似塵識知覺乃眾生即是識
宗鏡云於內執受知覺作有識之身於外當執想澄成無情之土世尊云如來藏
七二二

不動出動本覺出不覺耳就世教論之則寂靜資
質者都是萬物之體也就吾出世教論之則本覺
真性亦都是萬法所依之體也智度論云一切色
法皆有空分諸法中皆有涅槃性是名法性是名
世教論之則感而遂動人之欲者亦都是七情之
異名也就出世教而論之則不覺一念動者亦都
是妄情之異名智度論云五情所欲是也由此一
念無明心起即有能有所內既所成識想紛然外
之所成乃有風輪有金輪有水輪有火輪結為山
石相為草木故楞嚴經曰想澄成國土知覺乃本

起信論云由
不如天知
真如法一
故不覺心
動而有於
念

宗鏡七十九云一板 問內外唯心是乎亦理云何身土不同內身有覺外境無知
答世界身土法爾如然不可執一執異自生情見若言法爾者即法如是或云
法性者若是法性即以本識如來藏身為所依持恒變起外諸器界不出
此二一法應如是二藏識復起又眾生業力亦善惡行乃內身執乃自性生覺受
皆是藏識相分之中半乃外器而不執受半乃內身執乃自性生覺受
故如來藏識何緣如此法如是故行業引故上至分執受不執受三義俱無
自性全以佛法界如如一真心乃體當知依即心即依不出一心真性矣且
性無不自有情無情有覺無覺皆自心性乃體隨緣發現應處方知如世間
致生祠堂有政德及民往有遺愛去思乃立祠宇中塑生像以四時飲食之
其人當餐食祭日則酒氣腹飽亦如丁蘭至孝刻木為母晨昏敬養形喜
慍之色且土木不變唯心感耳

經云若知一切國土唯想持之是則名為初發心菩薩

華嚴經曰眾生妄分別有伴世界者了真法性無伴世界

宗鏡六十九云唯意根独取名為覺知性此覺知性因前塵起畢竟無體以妄知強

覺成內眾生因滅想寂空為外國土臣云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

宗鏡五十四云阿賴耶識建立有指無指發生法淨法若有知有覺則眾生界起若無想無慮則

然向者承上文辭其事理如此句又轉別有說而字是句中轉折帶此意以成文見意句自有不礙字亦是承上文轉說下意

有漏世間執著情見而溺於無常也涅槃經曰若心常者則不應言我物他物若死若生即此之例也此吾佛所以起教設五乘次第而致人於真常者也今原教所以作然其微言在茲而世間出世間其道於此辨也他經論亦有先死次生其為義各別非今取以為法者也

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而有今却以死生先乎性情者蓋文勢欲躡前而起後也死謂分段形壞生謂分段形成性亦本覺之真性也情亦不覺之妄情也

名義集分分段死者壽有分段身有分段

性情 宗鏡八十三云覺性是理覺了屬事如無情中但有覺性而無覺了如水中但有水性無火照火言性者但執理本誰論枝末又覺智緣慮多情自性不改名性愚人迷性生情故境智不一智者了情滅性故物我無二

緣累耳釋訓曰緣生為累也浮沉與死生乎者文欲巧耳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其例也

支那四根本智
內證真如法報
二身名一切智後
得智外照有緣
忘物現於水中
月即三種化身
名種智也故此
二名一切種智

有聖人者太觀

聖人謂佛也聖也者道也通也佛極大道得大通
具一切種智冠一切聖人故謂之聖也人也者參
預天地三才稟受聰明之種也佛非人非不久現
預三才之數示入父子人常之法故謂之入也然
佛於淨天之中最為尊大以其天眼是見眾生法
此眼所緣國土及其眾生無有障礙故謂之太觀
大智度論曰佛說我以清淨天眼覘諸眾生死此
生彼隨善惡業受其果報此義是也

乃推其因於生之前示其所以來也推其成於死之

乃者有緣意有不輕易遽然意或為健事之辭或有如俗語却又之却字意
所以不是以同意事必有因故今知人有訓所為者訓所用者

予與於字相類微有輕重之別予比於意客重
予句中央着予字如俗字所之類此乎字予於字夫字相近却有詠意攻乎異端意微激
作非若於字之詳安也又予字多疑而未定之辭或為問語

後教其所以修也

此指三世之因果也明世人之貴賤者承其前世
善惡習因而致來今生之如此也今生之貴賤既
因於前習而然其來世厚薄由今之所為定矣
以故特教眾生必以今身而修植也

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偽于方今資必成乎將來
發句云故故佛以其出世五乘之道導引天下一
切之人治其情染之妄使資此清淨之修以成就
勝報乎當來之世也五乘豈止道乎天下耳言天
下者且就今誕吾佛者耳目之所接而爾也

故者有所因石
然或有在句末者
其意亦謂因由力

夫發語詞也夫今生已有過去未來之二世又與
今現報豈果不成三世耶復以是三世遍相校其
應驗斯人今生或窮或通實由其前往之世修習
善惡所致斷定可以見其本末矣
情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苟情習有善惡方其化也則
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
凡一切心識自真如性而起動者皆屬情也即本

Copyright 2001, Kyoto University Library

宋鏡錄云阿陀那此云執持識能執持種子根身生相續義即是界趣生義此
通一切位執持有一執持根身令不爛壞二執持種子令不散失三執取結生
相續者即有情於中有身臨末位第八識初一念受生時有執取結生相續義
結者繫也屬也於母腹中一念受生便繫屬彼故亦如磁石吸鉄如父母
精血二色第八識如磁石二利眼開便攬而住同時根塵亦種從自識中亦生
現行名為執取結生故在胎五位者初七日內名雜穢狀如薄酪父精母血相
和名雜白鮮不淨名穢二七日內名純穢如豌豆癆醃之形表裏如酪未生肉故
二七日內名凝結謂稍凝結形如就了血四七日內名凝厚漸次堅硬五七日內
名形位內所生諸根形一身四肢生无別故用此三十五日之其五根皆足
六七內名髮毛爪齒位七七日內名具根位以五根因法漸次生識片未具空明
亦緣或名種子識

羯羅藍此云凝
滑又云雜穢
過清淨此云庖
狀如瘡疤

般若經云識即是六情奉法安云謂六情亦謂六
衰六欲目受色可受觸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
心受識此之情是也其情所染習者或善或惡及
其身謝神往在乎中陰中稟其羯羅藍凝滑赤白
精和合還補成胞胎時者即是自然自與其
善惡種類相感而成就其所成之果報也
情習有薄者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
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為五乘者為三藏者
情所熏習有薄有厚人之根機器量有小有大者
佛太聖人天眼能見衆生所習善惡之篤厚纖薄

然字訓如是自然以爲然之意

是自然以爲然之意是許其是如此若云爾然則其形容之語則寧有德

以方便力隨其根機器量或大或小之宜布其法
爲五乘爲三藏常式三藏在上五乘次之今先乘
而次藏者蓋欲順其上機器大小不執耳濕解經
說十二因緣智先下而次中上上上者此例是也
然吾意又以如來纔出現說華嚴經依本起末便
示五乘今其在先亦可謂始而奉本乘經也
別乎五乘又岐出其法然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其
聖道下極出俗之爲農者商者牧者醫者百工之鄙
事皆示其所以然

別出如歧徑自五乘大路隨其宜各設之法敏系多

僅不可以算數盡也上至菩薩以其所乘而成就
菩提智果之聖道如本論云釋迦佛身作大醫王
療一切病又經云或爲醫問者長者又經云爲牧牛
人說牧牛之法此等之事莫不一一示其所以之
如是也

然與五乘者皆統之於三藏舉其大者則五乘之
五乘者皆統攝在乎經律論三藏之間若就三藏
諸經論舉其大數則當以此五乘爲其端首也
其一曰人乘

一者數之始也人乘者譬如車乘能運載行人各

法苑云人者忍也
於世達順情欲安
忍此字曰人者仁
也禮記以人者天
地之心五行之端
周書五惟人乃物
之靈

傳燈錄 鼓山興聖國師曰諸聖蓋為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
同處方還異在在破有居室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
至堂曰若有者乃人天凡夫法著無者乃二乘聖人法不落有無迥然中道
乃菩薩大乘法所以謂之菩薩未離覺然實無有法名乃菩薩對離幻垢
說名菩薩垢淨對除即元對垢及說名者然則菩薩猶是假名中道猶
云假說中道不安菩薩亦遣是之謂最上乘

隔羅教

華嚴疏云菩薩智如來智如明眼人隔輕殼觀眾色像此言菩薩

不主善惡而遊於空寂如淨土也其間無主對味於主過主主善惡不
前前云善惡無主主善惡不前一味於主過主主善惡不
此五教多如式一也二也三也四也五也六也七也八也九也十也
不主善惡而遊於空寂如淨土也其間無主對味於主過主主善惡不
前前云善惡無主主善惡不前一味於主過主主善惡不

次五曰菩薩乘

菩薩乘者能依一心源而修六度萬行以趣大究
竟佛果也

後之三乘云者蓋道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
潔情汗直趣乎真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

後之三乘者指五乘中自聲聞乘至菩薩乘也修
此三乘之者則預佛淨戒乃是佛之出世弟子也
當以其法卓然高出於世俗之外而能大潔淨其
情累之汗唯趣向乎真實之際然此真實之際者
說有二端如大智度論一說云法性名為實入處

蓋發語之用
一字即是凡
意欲作語之時將
道理平著看却
議論此事又
者同在於所覆
之中又云疑解

實際

名爲際又云若得證時如法性即是實際又二說云非心數法所量是名法性妙極於此是名實際若按此大論則阿羅漢辟支佛菩薩三乘之人皆任乎實際莫不盡尊尚實際以爲其究竟耳故曰直趣實際也然三乘雖皆任真實之際但其悟入者有淺深偏圓耳而學者不可不慎不別也上解後三乘而下釋前三乘文勢欲連前而起後故前之三乘云者以世情膠甚而其欲不肯輒去就其情而制之

前之二乘者指前五乘中今天之二乘也謂聲聞

[illegible][illegible]

萬一不來至靈華殿，
 則不拜拜拜五十三
 萬一不來至靈華殿，
 則不拜拜拜五十三
 萬一不來至靈華殿，
 則不拜拜拜五十三

釋書第二建仁榮西章云云。○先是在万年日靈菴語曰菩薩戒禪門一大事也。汝航海未回禪於我因不付之及應器堅吳宝餅柱杖白排其圖西文已下二十八祀。連平以來至靈菴炳相承不括橫枝五十三世系連明靈菴西趨出到奉國軍乘。楊三綱船著平戶島靈菴本朝建久三年辛亥也。

東福聖上幸諸寺。師五十三。師居壽福寺住持密告平相訓時賴平大喜翌日布薩住持林疾請師說戒。師固辭遂不獲已乃眾說戒時賴預聽其多請就私第受禪戒。師五十六。三月上皇於池山離宮受大乘戒者七日。上皇不勝歡感窮自賜黃金扇。○翌日上皇乳母仙園寺殿示受戒。

宗鏡錄第一云。夫萬行之由皆乃契真顯本若達真源未不識教宗凡一切衆生皆本具白性之律若鈍根者則漸以相示若上器者直從性明如傳大士云持律本為制生心我今無心而戒律者枝嚴云持犯但求身非身何所求如是之枝如是之教豈須戒耶已自知名具律性戒故然於初心凡夫及出假菩薩亦不壞於事相遮性二戒悉皆等持以初心自行根者故須理宰相。次以久行化他因循故須權實双備云。

大乘菩薩戒謂觀唯心本無外色並色可破相空亦無離取相過故名乃戒。

長水曰佛為提調長者等在家眾受三歸已即授五戒為優婆塞經說五戒者天下大禁忌若犯此五在天違五星在地違五岳在方違五帝在身違五藏如是世間違犯無量若約出世則壞五分法身一切佛法以五戒是大小尸羅根本故。

五戒具出

宗鏡世一

染著世情之重難以解釋如膠漆之沾汙沾汙既劇未能輒便釋去今且就其情而制禦之故使其習五戒十善之法而為修進之漸也。

曰不乘者五戒之謂也。

戒者乃梵語尸羅耳此翻云戒亦云性善以止過防非為義也太論曰惡止不更作是名為戒若心生若口言若從他受息身口惡是為戒相記者云戒者警也謂警策三業遠離緣非也又優婆塞戒經云戒者名制能制一切不善法故然戒有道德三者其一在家戒即五戒八戒也其二出家戒即

防止惡故名

別解脫戒也其三即大乘三聚戒也前三戒通乎
大小乘三聚戒則專在於大乘此三聚戒即大乘
菩薩戒也攝威儀戒謂惡無不離起證道行是
斷德因修成法身此一戒止是持作是犯二攝善
法戒謂善無不積即身口意善及聞思修三慧十
波羅密八萬四千助道行等是智慧德因修成報
身此一戒作是持止是犯三攝衆生戒亦名饒益
有情戒謂生無不度起不住道是恩德因修成化
身果此一戒作是持止是犯智度論云若下持戒
此人中中持戒生不欲天中上持戒及行四禪四

天智智者梵網疏曰三聚戒體者律儀者法式儀則規矩行人令
以道也又云律者埒也如世馬埒令馬調直律亦如是調直行人不
令作惡大士誓心不過止惡與善若不動身口即是止惡及發戒防
動不動即是律儀戒若心動身口即是與善令發此戒防其
不動攝善攝生即是心動身事故開為兩取策勵衆善依六
度內稱攝善法起心兼物依四弘門稱攝衆生即是為人故動
下化衆生中修萬善上歸佛果也律儀多主內德攝生外化
攝善兼於內外故立三聚戒也

其言多矣。然則亦

卷之二十一 八妹 以子夫二章 五言 一 論 八妹 子夫 二章 五言 一 論

婚ハコ 女メ 婚ハコ 左傳ハコ 必ハコ 婚ハコ 註ハコ 婦ハコ 父ハコ 曰ハコ 婚ハコ 重ハコ 婚ハコ 二ハコ

空定生色無色界清淨天中此上持戒有三種下
 清淨持戒得阿羅漢中清淨持戒得辟支佛上清
 淨持戒得佛道又云戒爲一切善法住處今原教
 之五戒者乃俗之所受者也俗者即在家二衆優
 婆塞優婆夷即不虧俗法名近住男女者也與夫
 持八戒者善宿男女形雖在俗初未婚嫁常隨佛
 僧若曾婚娶今持八戒則永斷俗法於佛法有功
 其名勲士勲女亦云離欲男女亦云清信士女亦
 云中間人其在佛五衆之下而此五戒于衆又在
 中間人之下也道即出家比丘比丘尼式又摩那

僧祇律云佛成
道五年制淫禁
六年制盜及殺
論曰淫欲盛者
許捨戒還家欲
飽復本功果也
恐依不棄初創
古正云若穢下
時胎國時特飲
兒乳時受病戒
時或有病時謂
有病不宜定
名非時

沙彌沙彌尼之五眾也謂比丘比丘尼等既受此
戒則永離非梵行緣一切都斷畢世清淨者也雖
比丘之戒二百五十條與尼戒三百五十條皆以
不殺盜淫妄飲酒為其始也而五戒近住男女且
容其不虧俗法者正以有情世間情愛者多有其
善根薄弱者不可使其頓斷愛慾乃受之以漸導
其稍離嗜慾增益善本亦以世間人倫貴於父子
相承不絕其嗣乃容其奉全俗法且制其不得邪
淫不邪淫乃人倫夫婦禮之得所也涅槃經云不
犯他婦女自妻不非時不其然乎獄神受戒文曰

名義集云女有三護法亦禁約守權自防故止羅欲私曰羅欲者邪淫也

八關齋

不殺不盜不淫
不妄語不飲酒
不臥高廣大床
不花鬘璫瓔珞
不歌舞作倡妓
不觀聽

勸善注云清淨
即真正之種智

汝能不淫乎神曰我亦要也曰非謂此也謂無
欲也然此持身雖得禁法之正而其心未免乎汙
染之累又教其益修八關齋法以從今且受戒至
明且不犯為期關謂禁閉其八罪而不犯八罪即
反不戒者也以結清淨之勝緣耳亦涅槃經曰一
日一夜中受持八齋法齋者不茹葷酒過中不食
持八戒助成齋體正欲人莊其身清其心積漸以
清淨之緣熏染乎神明遠期必成聖道也佛故順
從世法以五善教人而其為人豈不有素加之使
其齋潔及神是又教人之深也俗趣不知佛有公

本也
誠也
慍也
慍也
慍也

梵網天台疏曰
第一殺戒十重三
始者戶同非梵
行在初者人多
起過故地繫
煩惱重故制之
殺重性罪出家
人起此罪希亦
易防斷淫既
易起制之當
初

考論評卷五
其義以人唯
父母故不殺害

通載六 郤超
約先歿者兄若
郤 亡逆切从戶
孟子曰兄其生
不聞見其死聞其
聲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遠方而
庸云好生之德洽
于民

世俗之法與儒術同徒以無父子夫婦綱幾佛
紛然吾憫此特推五戒五常之通者示之
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已輒暴一物不止不食
其肉也
此二意受戒爲善當念一切有命乃至昆

蟲皆自愛身惜命莫不與我已同我適豈可以已
之私而專輒傷暴他物命也如此恕以對戒
則其殺心難起而其不殺之意易慎是果無量
一切衆生而致不殺也殺於罪最重不殺之功
德最爲第一豈止不盡道中與五戒殺罪其相
初今持不殺戒能免其重罪而取其善功功德者

子嘉賓少有曠世之度談論義理精微標志異俦云又与法法師厚交
出冥報之說相報俄而疾卒一夕見夢曰向与君約報成事今皆不靈歟君
谷声又姓俗作郝毛氏以邑作卽與卻不同 修德以昇濟神明超由

也豈止如世之所云聞其序但不_レ愛其衆生之
肉者也然此五戒十善名數次第初取法_レ明集
部嘉賓所著之奉法要耳其意義亦依傍之今更
引太論證驗參合非臆談也

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
此言受戒慕行正道凡於他人之物若在義理不
當取者而輒取之皆爲偷盜也不爲是掩人不知
不見而輒攘竊取物而去乃爲盜也本論謂不與
取者知他物生盜心取物去離本處物屬我是盜
不作是名不盜不與而取是不善相此意是也

名義集一有安
國少卿墨歸善
律學出墨雲
德羯磨師大僧
受法之初也

楞嚴會解六淫侵誑諸經戒殺居首為設化以慈悲為本此經雖戒居首為自真修以離欲
為本蓋欲氣清淨妙明欲習狂迷易失心受續生死喪身常受其苦於此故須首
戒而為清淨第一明誨也

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 頌書匹偶也念二
此即上所謂不虧俗法而持五戒加之不齋亦名
善宿男女者所持之戒也按墨無德宗謂受五戒
者亦隨彼根宜其必具受故有但受三歸名無分
優婆塞或受一戒名少分二戒至四名多分五戒
具受名滿分亦智度論所謂五戒有五種受名五
種優婆塞其以五戒中受一戒者為少分行若受
二戒三戒者為多分行受五戒者為滿行優婆塞
等盡比較其受不邪淫下戒雖未全離欲清淨然
不為滿分然已預立戒矣或能持彼一戒或四戒

亦足為其少分多分者也太論云但已易處以自
制心若彼侵我妻我則忿恚我若侵彼彼亦無異
怨已自制故應不作此與上所引涅槃經其義同也
四曰不妄語謂不誑言欺人

此言受戒當自正直不可以語言欺誑於人即太
論曰不淨心欲誑他覆隱實出真語告業是名
妄語不作是名不妄語又云妄語之人心無慚愧
閉塞天道涅槃之門觀知此之罪是故不作也
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
此言受戒當攝心守法不可昏醉以散亂其所修

即太論曰能令人心動放逸是名為酒下切不應
飲是名不飲酒又云酒有三十六失或棄捨善法
或遠離涅槃或種狂癡因緣等此義是也
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曰不
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
自一不殺至四不妄語已具前事義即與前之四
戒同乃不復解也
五曰不綺語謂不為飾非言
持戒之者凡有言說必須正直不得文巧亦不得
辯飾其非義之言

書經酒誥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度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王曰封我西土棗杜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
殷之命又曰殷或誥曰君若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佚安不害也又緩也

子罕第九云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父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
鄉黨第十云子曰食必愛食居必愛居
注戰國策曰儀狄作酒南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
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
禮記同傳云父母之喪既虞祔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
有醯醬中月而禫帝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醢醢
合此二經則酒之於人其害甚矣

即太論曰能令人心動放逸是名爲酒一切不應
飲是名不飲酒又云酒有三十六失或棄捨善法

飲酒十過
一過飲酒能令人心動放逸是名爲酒一切不應
飲是名不飲酒又云酒有三十六失或棄捨善法
二過飲酒能令人心動放逸是名爲酒一切不應
飲是名不飲酒又云酒有三十六失或棄捨善法
三過飲酒能令人心動放逸是名爲酒一切不應
飲是名不飲酒又云酒有三十六失或棄捨善法
四過飲酒能令人心動放逸是名爲酒一切不應
飲是名不飲酒又云酒有三十六失或棄捨善法
五過飲酒能令人心動放逸是名爲酒一切不應
飲是名不飲酒又云酒有三十六失或棄捨善法
六過飲酒能令人心動放逸是名爲酒一切不應
飲是名不飲酒又云酒有三十六失或棄捨善法
七過飲酒能令人心動放逸是名爲酒一切不應
飲是名不飲酒又云酒有三十六失或棄捨善法
八過飲酒能令人心動放逸是名爲酒一切不應
飲是名不飲酒又云酒有三十六失或棄捨善法
九過飲酒能令人心動放逸是名爲酒一切不應
飲是名不飲酒又云酒有三十六失或棄捨善法
十過飲酒能令人心動放逸是名爲酒一切不應
飲是名不飲酒又云酒有三十六失或棄捨善法

六日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
正直無爲不得背非而面是背是而面非
七日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
持戒之者臨不善境不得輒相毀罵宜須忍辱凡
有非理不義之言不得妄出
八日不嫉謂無所妬忌
持戒之者凡於怨親無生愛惡不得嫉妬而嫌忌
九日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
持戒之者不得以嗔忿怨恨而宿止於心
十日不癡謂不昧善惡

持戒之以必須明辨善惡之法善則行之惡則違之不得凝昧而無分辨也秦本輔教編注此十善名數謂出弘明集却嘉賓奉法要并大涅槃四十二章等經並同但却所列前後互耳是必更準他經僧祐大法師推以為萬世弘道明教之典豈無經據耶余為原教正欲觀世解毀始愛却文釋義曉分近人情故取之列疏鈔者不知十餘年來相非不已今不能自默聊示此欲其識之耳謂兼修其十者報之所以生天也
十善當在五戒之後今先解十善者亦欲顯前之

文勢耳此言若修此十善之法將來果報當生天

道也

修前五者資之所以為人

也即十善之前五戒也此言行人資藉此五法而修之當求之世果報所以生人道也

脫天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天也而人人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

脫忽也忽或天下之人並皆以此五戒十善而修之也假令非實得生於天道而此所修之者亦足以成善人人既並皆為善而世豈不治乎若人

新羅明神詔
圓珍曰佛法是
王法之治具也
佛法衰衰王法
亦衰。救世六

宋文帝即南宋之太祖文皇帝劉氏義隆也宋少

主簿自尉白漢晉有之唐赤縣置二人他縣一人司管牒之司
僕射官名漢官儀曰秦官僕主也方者重武事每官必

人々
諸官署
之長又
任法縣
万户以
上者
下者長

此乃原教自稱尚之對文帝之言得其理也
以儒校之則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
以今五戒與儒教五常仁義校量比並而二教所
設者雖名號殊異而體質一同也
夫仁義者先王下世之治迹也以迹議之而未始不
異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迹出於理而理祖乎
迹迹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
儒之所宗仁義之者乃是先代聖王治理當世一
期之事迹也若以二教之迹末比較論議則儒佛
施設其事故有殊也若考究二教之理是皆欲人

為善固無別也事迹從理出生則道理為事祖始
故理當為本而迹當為末也君子之人凡論道義
必先求理本而措置其迹末乃為可也

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
廋哉 此文論語學而篇云爾其義謂知久在視

其所行用觀其所經從察其所安處人之賢木肖
安所隱匿其情故再言之者深明情不可隱也

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此文孟子告子章云爾其注謂孟子言夫物當揣
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本小輕重乃可言也不

苟韻書且也又
且草率也周札
引人苟有賤工註
倫也又論語註
且粗魯之意
又誠也又若同
豈者及說以見
意或有如莫字
之意韻書云安
也焉也音也云
非然之辭

即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
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耶

謂事必揣量其本而齊等其末而後語之

言君子臨事必如孟子量本等末而然後可以發
語也

苟以其一世之迹而責其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
之履而詰其百步之履曰而何其迹之紛紛也曷不
為我之難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
若以儒治一世之事迹詰責佛教所指三世報應
之說者如有久以已所行十步之履而問彼百步

曷異
何也又
詞助也

之履云彼行迹何紛紛如是之多也何不數我之
履迹之少乎凡其行履遠者其迹則多行履近者
其迹則少乃理之常然如此詰責者是不辨遠近
多少之等差也今以一世而責其三世頗與二履
相難者同也

三世有無

詳見宗鏡錄卷六十八

六十八

然聖人為教而恢張異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
情為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
指緣業乎死生之外

二教聖人設教恢廓開張各有事宜若儒急欲治
民於當世則宜為法教久只在乎一世也佛欲救

人輪迴於生死則宜為法教久修正精誠當指因緣業果在其死生前後際也

神農誌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而同於養人也聖人為教不同而同於為善也此下取譬喻也如神農三皇之一者也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蓋以其始造耕種以教民亦白虎通云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曰神農也而此神農嘗試百草品之為藥今所謂神農本草經是也與世療疾然百草雖品類有殊而治理于病則一也周

伊尹 千字文註云、者莘國人女懷伊尹之時忽於空中神人告曰明日有天子水來可而東走勿回顧人盡怪之明日果有大水至遂東走十里外面觀看之遂負化乃枯桑樹中有兒啼哭乃收而養之長大有賢德佐湯王伐夏桀有功後乃遂相商周伊尹嘗言昔而聖

總名稻者粳糯之總名菽者眾豆之總名二穀各二十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也

人輪迴於生死則宜為法教人修正精誠當指因緣業果在其死生前後際也

前代史記云王莽篡位時○本帖云簡狄割曾而生契修己背折而生
十里有國號之曰自以八卦中時中卦為最善人必以美之為
陽曰大不來而為東武也西人畫卦之始上卦下卦大不來而為東武
年十有文註云一書幸國人也對云月之相也註云平中人也

姜原

本純謹后稷別姓姬氏名弄其母姜原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初以為不祥三弄之皆有所覆護不死姜原以為神遂收養之以初欲弃之因名曰弃為兒遊戲好種樹麻穀及成人好耕農相地之宜民皆法之堯聞舉為農師有功舜遂封於邰號后稷以姬姓故曰周后稷然其標百穀種實雖殊異而其充人之食則一也百穀者楊泉物理論云粟者黍稷之總名稻者粳糯之總名穀者眾且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也

以此二事比例夫千教聖人設其教迹雖殊而同與久為善豈不然耶

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耳目之所接子何以而明之問謂汝佛之為道其本治理三世若三者其過去未來之世非人耳目之所承接而聞見子亦也何由為我發揮明辨此三世之說耶

曰吾謂人死而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前薪雖與火相燼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其火雖死而神終不滅亡如此之事是三世之驗也神魄在於人生猶如火性在於所燒之柴薪也

又死而其神不死詳見宗鏡三十九卷

宗鏡六十一若就至理窮數三世皆不可得故經云非謂菩提有去來今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以四悉檀力隨順眾生說宗鏡五至云智入三世無來往為三世是眾生情所妄非實有故

宗鏡錄三十九卷云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寄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或理者逐物耳乃至或聚散於一化不患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麁同盡不亦悲乎如火之傳新猶神之傳於形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木謂終斯都盡耳故知緣謝形枯真靈不墜如薪盡火滅火性常然此緣雖滅於今生彼緣復與於異世故般若云百骸雖潰散一物鎮長靈可謂真心湛然常住宗鏡四十七云華嚴經曰善男子一切凡愚迷佛方便執有三乘不厭三界由心所起不知三世一切佛法自心現量見外五塵執為實有猶如牛羊不知知覺生死輪中尤由出離善男子佛說諸法无生无滅亦無三世何以故如自心現五塵境界本无有故

鍾律集六存心篇
五福者美人所存
吉之驗也六極者
惡人所存凶之驗
也

則其果報為久為富無有老賺者也

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乎五福者謂人以其
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五者應以嚮勸之六極者謂
人不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
子者指彼問家謂爾君子豈不嘗聞尚書洪範五
福六極勸沮之言乎五福一曰壽謂年得長者二
曰富謂家豐財者三曰康寧謂無疾病者四曰攸
好德謂性之所好美德者五曰考終命謂成終長
短之命不橫夭者言凡生人者用其為心契合乎
皇極太中之理也而天道則用此五福者因人嚮

○鍾律集四皇極論云天下同之謂大公天下中之謂皇極中心所以同万物之心也非中心所以離
流物之心也禹之則天下治也夫皇極者不為古而有不為今而無不為
堯舜禹湯而長不為桀紂幽厲而消唯在其行一者也行之至所以為帝為王行一

未至所以為五霸為諸侯絕而不行所以為亡國得者為聖履者為賢棄而不學者其
為小人哉

慕而報應勸勉之正義曰次九嚮勸人用五福是
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謂遇凶而
折夭性命者二曰疾謂常抱疾病者三曰憂謂常
多憂愁者四曰貧謂困乏於財者五曰惡謂貌狀
醜陋者六曰弱謂志力彫劣者言凡生人不用其
為心契合乎皇極太中之理也而天道則用此六
極者因人惡畏而報應威沮之亦正義曰威沮人
用六極是也又曰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
人之所惡皆畏懼之福極皆上天為之言天所以
嚮望勸勉人用五福所以畏懼止沮人用六極然

此五福六極有與旨似通貫乎三世之報應也未
訂輒發

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
不然乎

夫人形生在世而為善為惡其五福六
極報應已如此矣若神鬼既逝則為善惡之報豈
不與是佛之所說合耶

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

此文據宗炳明佛論引未詳其本經名目醜其義
正謂一切有情無情衆生唯以其意變化而成其
形象耳

寶積經云隨意生形從想立法

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為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耶
或難云佛之道本絕去情累清淨自正令其所施
教化如此豈非亦有情愛乎

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邪佛行情而不情耳

此若言一切法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以有情而
致之佛既出現於世示與大同乃教化於人豈得
無情乎佛起無方大用施設教法雖示行憐憫而
非著情也猶涅槃經云如來實無憂悲苦惱而於
衆生起大悲現有憂悲

曰佛之為者既類大任義而任義焉得亦謂之情乎

此五福不極有與旨似通實乎三世之報應也未
訂輒發

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
不然乎 夫人形生在世而為善為惡其五福不
極報應已如此矣若神鬼既逝則為善惡之報豈
不與是佛之所說合耶

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

此文據宗炳明佛論引未詳其本經名目酌其義
正謂一切有情無情衆法唯以其意變化而成其

廢

宗鏡七首楞嚴三昧經云一切諸法皆由因緣無有主故隨意所成若能解
此所為不難

此若言一法法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以有情而
致之佛既出現於世示與大同乃教化於人豈得
無情乎佛起無方大用施設教法雖示行憐憫而
非著情也猶涅槃經云如來實無憂悲苦惱而於
衆生起大悲現有憂悲

曰佛之為者既類夫任我而任我焉得亦謂之情乎

設難云汝佛之教所為如已類乎仁義汝何得以我仁義獨為之情也

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

當作切愛也慈也

此答言汝儒所謂仁者乃是惠恤情愛之言也義者亦乃是適順事宜之言也宜與愛皆發自於性而形見乎動用既見於形用非情復是何者耶大凡人之六情有善有惡若就汝仁義而言之此即是其情之善義者也

六情大般若經云識即是六情奉法要云謂六情亦謂六根六欲目受色耳受聲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受識此之情是也

情而為之而其勢近權不情而為而其勢近理性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贊同焉而天下鮮不妄情望於性情是虛假緣情而為其教是近其權假也理望於性即是純真至實也今佛稱性不著情假而為其教是近其真實之理也性即理也萬法一理是其相同也情即事也萬事殊便各宜是其相異也萬物各徇其殊類異見天下少不以其事而爭競也萬法既歸其同體之一理天下少不以其理而安和也而乃知性同而情異也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群生聖人欲息

之其所竟所以推懷而在萬物謂物也無見蟲無動
植佛皆槩而惠之不敢損之謂生也無貴賤無賢鄙
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之

聖人即佛也佛欲引導眾生同趣其所同之道清
淨安樂之處故推廣其所證諸法實性謂與眾生
本同也佛欲止息眾生各以其殊類果見爭競故
推其大慈之心而安存萬物也謂物也者即一切
人之與物也物則無間其昆蟲昆蟲之總名也
動則無間其有情植則無間其無情之者佛皆一
槩以平等無緣之慈而施惠之又讚其含生不敢

稍損傷一物也謂生也者即一切含生此諸眾生
不揀其貴者賤者賢善者頑鄙者佛皆一例以實
相而導達之直使其於已而自求所證
推其性而自同群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
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也深大誠故其
化物也易

佛俯推其聖性甘同眾生之卑微豈得不謂佛有
至實大信之勝德乎佛推其無緣至慈之心常在
乎眾生豈得不謂佛有太慈之勝德乎有此太慈
故自然交感入人之深冲也有此至誠大信故自

然交感致人自化之速疾也

故夫中國之內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為善有福為惡有罪而鮮不惻然收其惡心歡然舉其善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

從此禹畫九州中國之內四夷八蠻之外諸國四夷即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惣名也八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故曰蠻慢也然其類有八李巡爾雅注云一曰天竺二咳首三焦僂四跛踵五穿曾六僂耳七狗軀八旁春四夷而獨舉八蠻者欲其句便耳亦可四面南面之方為尊

簡慢也

就其尊而卑之也即此內外國所有之人聞佛所說善惡當有罪福之報莫不惻怕收其惡心歡喜舉其為善之意守奉佛所言戒法不敢稍稍虧失之恭恭敬敬持躬也

若向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為之自鄉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官拔其修之至也

如向之攸所言謂五戒十善者也五戒十善名彼已見於前謂其人持此戒善之法者長轉相化從一鄉里至一縣邑從一縣邑至於一州郡自一州

郡至於一國朝廷卿士大夫之下乃至天子宮苑掖庭之人其以修行戒善之極至也

不殺必仁

若其持此不殺一戒其心必慈而仁善

不盜必廉

若其持不盜一戒其人必自廉潔而修其身

不嫖必正

若其持不嫖一戒其身必自清正合禮而無亂

不妄必信

若其持不妄語一戒其人必有誠信而無欺誑

商王成湯出遇獵人布四面網祝曰從天來者從地來者從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為去三面止留其一改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上者上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宋程頤為崇正殿說書哲宗戲折柳枝頤諫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孟子云殺一無罪非仁也故以不殺為行又云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

不毀罵人而不為人之耻辱

不嫉不爭

若其持不嫉一戒其心既無嫉妬於人

人亦無所與其爭

不患不離 若持不患一戒其人既自不嗔忿於

人而人必不有讎於已者

不疑不昧

若以持此不疑一戒其心乃能辨善與惡

有一于此足以誠於身加於人况五戒十善之全也

豈有爲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爲人子者而不孝其親

爲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爲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爲

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爲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

之無有也爲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爲癖耳佛豈苟

癖於人等

苟有於此五戒十善之間能行其一戒之善者

以立誠修身亦可以推其善道加勸於他人也况

能修其五戒十善之全數者也其以既能以五戒

十善而自立誠修身豈更有爲人之弟而不孝

悌其兄也悌順也爲人之嗣子者而不孝敬其父

母也爲人妻室者而不敬愛其夫也爲人朋友者

而不以其道相致勸也爲人之臣下者而不輸忠

於其君上也爲人君主者而不以慈愛仁惠於生

民也其人若修行此五戒十善之者而不能如上

抑字有還是之意如診脈以指按一究其所以然亦必有云及語之辭略及上文之行自是發語之辭

六者之說則窮天下通四海終不有如是之理也
事此五戒十善行人但慮其不能通其方便開遮之道為其過劇與其行之不至為患耳佛雖以戒使人依而修持亦乃通其開遮耳非徒以戒拘繫於人而為與病也

劇尤甚也

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為乎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君臣父子邪豈妨人所生養之道邪使其所出不自更而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得而盡信

佛之道既能致人善行如上文六者之言乃是天

下公共之道也豈得謂是一人自私之法耶推較五戒十善既有功德於天下之人是佛當有微意毗助治天下國家者也佛既能以此五戒十善善世化人致上之六者之義効是佛之道果有德化在乎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間也佛戒既使人適順父子夫婦之義豈不安其生之養之之道何曾為其妨礙也但其戒善之法所出之源不從官師主吏之所施張唯待人自感而化之亦其能化之理微隱難為輒見致使今世流俗之人不能咸皆信伏也

史說文治人者也師古曰理也理其縣內

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文周易上繫云爾正義云若能順理於內默而成就之闇與理會而不須言而自信也若有德行則得默而成就之不言而信也若無德行則不能默之言德行據賢人之德行也易之前文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謂聖人也

孟子曰民曰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豈不然乎

此文孟子盡心章云爾其注言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又云獨是王者之功脩其庠序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大也上之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註術音遂萬二千五百家為遂疏云庠學名也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者也

所指五戒十善使人自感而化之其理微隱此易與孟子之言豈不如是耶

人之惑於情久矣情之甚幾至乎敝薄古聖人憂之為其法交相為誨治謂之帝謂之王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救以仁恩之以義教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罰日益勞賞日益費而世俗益薄

世人迷惑於喜怒哀樂之情其所由來久矣既惑於情過劇而世道將至乎衰敝澆薄也古聖人如堯舜禹湯之者憂慮世道衰且澆而人倫不整乃為其法度交乎相為其塾治謂帝即黃帝顓頊帝

程說以品也
武也謂制度之
品也謂法入成
章之品式也

韻會云苟与若
同

唐帝堯帝舜之五帝也謂王即夏禹殷湯周文之
三主也此五帝三王為其治道雖多方法如禮樂
刑政之類殊名異號不可勝舉猶不自是救其世俗
之衰弊為仁以恩恤於民為義以教助於人為爵
祿旌賞以勸久慕善為刑扑程罰以止沮奸暴雖
其用刑日更勞厭行賞日更煩費而時世風俗轉
弊轉薄

抑書并典一作教亦作撲

苟聞有不以賞罰而得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
必歡然喜而致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為善吾不
取其善必吾道而為善乃可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

新或
作如
多金
和通
又犯
礼也

道也安有聖人之道而私哉

當此賞罰勞費之時若聞有人能不以賞罰而自
得民遷就善道而遠離惡迹雖有聖人如唐堯虞
舜之二帝者必欣欣歡然喜且悅以致彼不用賞
罰之道會合以為治體若果堯舜聖人肯言此以
不以我堯舜已出之道而為善事吾不取其善必
須用我已出之道為善乃可稱善也若堯舜如此
之言即是堯舜聖人自私其道也大凡謂聖人之
道則通天下人共之何有謂聖人者私恃其道耶
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虎聲於山林

騰卑遙切以風
太聲扶搖也
正作暴風也
應力求切高也

而颶風颶颶而來蓋其類自相應也

若有神龍將沫振動於江海之間山川則出氣爲
雲油油然以應之猛暴之虎聲鳴於山林之中天
地之間則有颶風颶颶然相應而來以類自相感
應者豈獨於久在物亦爾

故善人非親而善人同之惡人非恩而惡人容之

善人雖其異族而生素非其親若二人以善相合
必自同也惡人雖素無恩情之親及其會遇而自
然以其同惡相容也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此文禮記中庸云爾正義言謚法云受禪成功曰
舜又云仁義盛明曰舜比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
舜爲充也其注云邇近也近言而善易以進又察
而行之也好問與隱惡揚善法與義俱不解然此
亦可以意申也謂舜嗜好以善道下問於人又好
察聽邇近之善言隱惡揚人之過惡而揄揚人之美
善也

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能禦也
此文孟子盡心章云爾注謂舜始居深山之中雖外
與野人同其居處聞入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

禹聞善言則拜
注善言善言則拜
蓋不待有過而
能屈已以受天下
之善也

子曰善人吾
集注恒常久之善
集注恒常久之善
集注恒常久之善
集注恒常久之善

子曰三人行必
集注三人行必
集注三人行必
集注三人行必

孟子曰聖人常善教人故無棄人常善教物故無棄物是謂盡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
禹聞善言則拜
此文孟子公孫丑章云爾其法

引尚書禹拜謏言而解之

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此文論語述而云爾正義云善人即君子也恒常也
又言善人之君吾不得見之得見有常之君斯亦可矣
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亦述而之文正義曰此章言學無常師也謂我
三人本無賢愚相懸但敵體耳然彼二人言行必

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然善其有窮也

有一人善一人不善我則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有善可從是為師矣故無常師也
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

此文禮記中庸云爾正義言顏面選擇中庸而行
得一善事則形見拳拳然奉持之膺謂曾子言奉
持於善道弗敢弃失亦可謂回聞一言則拳拳服
膺拳拳謹敬也服膺謂垂其初習伏從不敢輒遺失
也

卷八服膺者能持以守之也

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

此亦孟子告子章謂魯欲使樂正子為政而孟子

曰好善優於天下
而況魯國乎
集注優有餘裕
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

集注
先致其知
善不誠身
至於誠身
則安其
而不致其
誠哉

善其好善乃曰好善則樂聞善言是採用之也以
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虞舜是也何況魯不能治乎
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此亦孟子窮理章謂人求上之意先從已始本之
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
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人也以其善類固類於佛
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緝然從而推之
此五君子自虞舜至孟子凡五聖賢人也是五聖
賢乃前古尤好樂為善道之人也若以其善而類
例之且類於佛使上五君子不先死得至佛法入

噫哀痛聲又為
傷恨之意嗟之
二字連下則嗟
傷歎之辭欲發
語而先下字則
傷其在下所言之
事

漢高后紀猶豫
未決曰沈沈不
定也

中國之時暗見乎佛道之傳揚必緝合然也緝即
泯字也謂其為善既與佛之道相合必從而推振
之也
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相證尚使兩家之
徒允豫而不相信
噫歎也此原教者嗟嘆謂亦是後世之人不幸
不得其五聖賢遇見佛法初傳之時而相照證乃
令人為儒佛二家之徒猶豫不能相信二教同其勸
世為善允豫即猶豫也允亦音淫字
噫人情莫不專已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爭專

苟欲其且安
且其率也周
禮之人苟有賤
註倫也

過則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當而已矣何
必苟非

噫字蓋原教者再嘆歎也恨乎人之情見各執其
教而苟爲其黨昧於聖人之道乃妄有相毀自爲
其障礙也大凡人之情執鮮有不專輒恃已所習
而忽略於人也自恃已事而妄非於彼非毀其人
太過則生爭競專執已道太過則拘束而不能伏
義也君子之人者必務以道通達而已何必苟且
而自專執也君子臨於萬事必以義裁之但適當
而止何必苟且非斥他道也

飲食男女之理能知貴而君子不貴君子之所貴貴其
能知道而識理也今有大道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
余愧於人多矣

大凡飢食渴飲男女愛欲之事群衆之人皆能知
之而君子不以此知爲貴君子所貴重者唯貴其
能知道義而識理趣也適今有佛太妙之道遠奧
之理如此余原教者自謂我也不欲顯斥他人且
陽責已言我不能知識而我耻愧於彼達道通理
之人固爲多矣此以微意欲激動彼毀佛之人也
嘗試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修莫若感其內欲人言

嘗即是曾也
喻如曾經口食之
不知其味也

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非以人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者非以神道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爲道也先乎神而次乎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也

嘗試謙不敢便專論乎下節之事也大凡欲化人
心服道義而自修治者莫如使其人自有誠感發
悟於內乃爲至信至肯也欲人出言相順於教勸
而見相敬從者莫若具以法度而制其外今欲果
制其外者非用治世理人之法施設其教化則無
能果然得其所致也今欲感入之內者非用佛教

果音 稽事又音語果喪其與註猶竟也又果然驗也

[illegible]

宗鏡錄三十九云。此心法妙故如神不可測。無依無住。非古非今。只是有而不可見。聞非是一向空寂。蘊無盡之妙用。不斷不常。具莫測之靈通。非隱非顯。云云。若無有妙神。一向空寂者。則不應有併出世說法度人。故知本地有妙神。不空不斷。乃至師子吼言。佛性者。名第一義空。云云。名知是妙神。故云因滅是色。獲得常住解脫之色。故知如中含妙色。五陰常住不動。神不滅。篇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為言。至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迷致。神也者。因應無主。妙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云云。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微者。及本惑理者。逐物耳。乃至或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矣。而精靈同。不亦悲乎。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浮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本。謂終斯都盡耳。

精神

張華云。精神者。道之所生之謂也。純一之謂精。純之謂神。誅之。取發謂之神誅。

示人神理不滅。較靈靈三。世緣業以施。設其教化。則無能。果然感動其內也。以故佛為其教道。乃先推故神明之理。示人道之本。而然後教。久修之。佛如此。前後施為者。乃是其感內制外之言也。

神也者。人之精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謂人修其精神。善其履。行生也。則福應死也。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非慶死也。則其神受

人之精神者。謂生人所稟精魄神識也。非言陰冥鬼神妖惑之神也。人若修潔其精神。善淑其履。行

以自遂若其生有也則有福為感應若其死逝也則其精神清舉而復生為天也若其人生精神不果修潔履行邪偽不真不正雖生於世非有吉慶之事及其死亡則其受罪罰而墜墮惡趣也故天下聞之其心感動惡者沮而善者加之如此默化而何代無有

天下時世之人聞佛所說如上精神履行修者而各以善惡受其罪福之報故其有感慨起發而其為惡之人則止沮其惡素已為善之人則加其為善也如上之人聞佛教化感發止惡而修善不在

何朝代而不有也

然其教之傳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來應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修之天地應之鬼神効之苟其相宜之數未盡相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苟存惡之而苟去

佛教興盛於此中華之國須有世代緣數與其時俗合宜始乃東來應副人民機感乃到也若不須以緣數機感而來者安得衆人以佛遺法修營功德而天神地祇感應之鬼神幽冥而驗効之若此相宜之緣數未盡相感之理道未窮安可以一人私

愛之心而乃得其常存以一人私惡之心而妄欲斥去之

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久而爲之豈不然哉今又以其相宜相感者比方人世之事王者如夏禹殷湯周文之三王者是也五霸如夏霸昆吾氏殷霸大彭氏豕韋氏周霸齊桓公晉文公又云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亦云吳主闔閭者是也其順時數應之心而起於天下豈不與佛教相類而如此也

況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事者耶夫妙道也者清

淨寂滅之謂也謂其盡滅衆累純其清淨本然者也非謂死其生取乎空荒滅絕之謂也以此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具權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羣生而出乎情溺者也

矧況佛教有妙道冥權更至極不啻於人事者也夫妙道也者絕待無比本自不滅而滅諸累純其清淨無漏無染其本常然非取其滅絕空荒無氣無象之謂也人苟修此清淨寂滅而臻至於其道者則當成熟乎諸佛神通太光明藏性卓爾超舉出於世間通猶聖也冥權也者則是諸佛菩薩以

釋書云不謀而自
合故云潛與密應

自唐鑑云三
皇稱皇者皆行
合天皇之旨故

本慈悲潛與密應起乎不用而妙用之云也其起
此妙用設為大教者蓋欲引峻一切衆生而出乎
生滅情想之浪溺者也
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幾之考其權用應世則無所
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臻之言其權也默而體
之則無世不得

稽考佛道之為化而幽明萬物自然從其所化則
是上古伏羲或天皇等三皇之道稍幾近之稽其
冥權妙用應順乎世人之心則無有所在而不到
也論佛之道化感物而自化故是後世不能至之

也論佛之冥權妙用者今內默而自詳察之則無
有時世而不在其用內也

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
者有力之人非其私已而苟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
而為道因其善而為善

昔時佛臨欲化滅之時以其遺教經法付囑國主
大臣長者居士有力檀度之人者正欲因依彼道
而行佛道也因於彼善而勸為善也

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又致
其信者過信令君有後善輒欲捐國為奴隸之下俗

法華疏曰方便權智是弄引為真實作門真實得顯功由方便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世尊云說定法云今日說何法世尊云不定法云昨日說定
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云昨日定今日不定

有淺悟遠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為
道也 佛經故亦有多種方便而後世僧徒不能
隨其事宜而傳授於人致有信之過劇遂使久君
便有曲事佛道輒然欲捨棄其國位而苟為衛僕
僮隸之下流又流俗之人稍有浮淺省悟忽欲拋
棄常業擅為得道勝僧之高尚便言捐國減悟棄
業此二種務道之者是不能通達大理豈可云善
用佛心而為之道耶

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
此文法華經方便品云爾謂諸佛以其方便隨家

秘密 智論云諸佛法輪有二種一者顯二者密顯謂顯露言顯義顯方顯露教如在鹿野頭
為五人說不密為八萬說天密謂一先達教秘乃今之種一者隱秘在昔四時權謀隱覆曰秘
神用潛蓋曰密二者真秘在今法華昔所未說乃秘開已無外為密
釋書云密者如
未事用之密也
夫聖人用事之機
不可得而測也故
以秘密而為言矣

生之機宜所說之法或頓或漸或不定秘密其意
之所尚難於解會也

故為佛者不止緇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為心
也如此豈小通哉

凡為佛之徒屬弟子但隨其僧俗所宜以法施人
苟得佛法正意而修行之者俗亦佛之徒不唯緇
黑其服剪剔其髮而便止乎此也佛之為心既隨
其僧俗在家出家以行其道而如是也於理豈不
大洞達此安得謂其道為小小道耶
此欲以如楊墨而譏之夫楊墨者滯一而拘俗以

方佛不亦甚乎

世人多效孟子抵排揚墨而譏毀於佛教者夫揚
朱墨翟泥滯於一隅而拘束於世俗今以比佛而
毀之無乃太過乎

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訥訥然誕佛謂其說之不與
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可以已不見而方人之見
世俗譏毀佛者不探佛之理道而詳審之空訥訥
謂佛教虛誕以其所說之事為不異常也訥訥小
人相毀之詞也佛之知見過於凡俗之人最為遠
邈何可以爾自己不見之事比於他人之能見者耶

夫佛之理道深遠不可測度其理之深不可測度者
下以世人之理道比之今一會天為大故時時有
心願言一理之深不可測度者今一會天為大故
時時有

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亦藝所道上
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乎

方佛不亦甚乎

世人多効孟子祇非揚墨而譏毀於佛教者夫揚

宗鏡四云善財一生能辦多劫之行古釋云善財既因毘目仙人善友力瞬息之間或有佛亦見經不可說々々佛刹微塵數劫修行不獲何得一生不經多劫仙人之力長短自在故如世平實遇仙之基令芥柯爛三歲尚謂食頃既能以長為短亦能以短為長如周穆王隨於幻人雖經多年實唯瞬息故不應取長短之時廣狹之定其旨也故知随心轉變不定長短心長則長心短則短即延促是心非于時分一切万法皆是心成離心計度皆失宗

上

已賦註曰點念劫者如身塵之時是一念心所現此一念之時全是百千大劫何以故以百千大劫由一念心成大劫既相成之便无体性由一念无体即通大劫大劫無体即該一念由一念劫无体長短之相自融然亦不壞長短之相故云塵含法界个无虧大小念包九世延促同時云

謂佛之言多劫也誕耶世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積世而不成劫耶

爾謂佛言劫數長遠繁多為虛誕耶今世常有累十二月而成一歲又累三十歲而成一世如此累積以成歲世汝又何知積其世數而不成劫耶梵語具足云劫波此謂時劫也亦智度論曰時中寂小者六十念中之一念太時名劫又曰時節歲數名為小劫是眾小劫和合為大劫廣說具如經論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本藝所道上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乎

若謂佛家所談之事玄遠而人耳目不相承接謂
非則如儒教六經所道黃帝堯舜上世之事今非
承其相傳而誰親見之此亦可以爲虛誕乎

謂佛言大也誕耶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上
下窅然曷嘗有涯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而乎
若以佛說世界廣大爲虛誕耶今世嘗有人真然
遊其心想像他處或千百里之外凌虛空而去雖
經四隅四隅則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之四角也丈
欲巧故但舉四偏之方則四正自然具矣表包有
十方之義也此十方雖窅然廣遠而其心所遊又

何嘗有涯際較佛所謂其世界無窮無盡豈不如
此耶

謂佛言化也誕耶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而
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共同或其異莫不類之
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耶

若以佛說生死變化以爲誕今世間常有夢中而
又作夢之者其作夢所睹之事若平生固不知其
夢之夢也今夢之中既又作夢汝復何知其死逝
之中不有變化耶

佛之見既遠而其知物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教多

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也

然佛之所見其見與法界無窮如此則其所知物類亦乃廣博繁多故聖人推廣其教法教化此多種機宜之者如九部衆之類是也蓋欲其法無所往處而不被其教化也

今日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

儒者如文中子王通之類也通隋末業時多儒其書稱佛爲西方之聖人謂其教法只宜化彼夷狄不宜行此中國是亦乃先世儒者未能深思遠慮

傳得錄一陽明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入欲之雜云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云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云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却去求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甚麼可哀也已

佛聖人見于廣原教第一篇

宗鏡三經稱聖人無為而無所不為無為故雖動而寂無所
不為故雖寂而動至寂而動故物莫能一動而寂故物莫能
二物莫能二故逾動逾寂物莫能一故逾寂逾動法性如是動
寂難量焉能一其寂而二其動哉故名不能名相不能相矣
宗鏡六十五經曰聖人不物於物不非物於物不物於物故名相靡
因者以不取諸法無法當情則名相無因得起不非物於物故
妙存即真者以不捨諸法故無法可捨則見諸法之實性湛然
常住妙體恒真此真實甚深般若豈在即言審定隨意思量說
有說無非有非無之所能及
儒典云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孔子對魯哀公云所謂聖人者智
通大道應變不窮惻物之情性者也

聖人

宗鏡
錄出

第二十二卷五景
又三十一卷
又六十五卷

輒如此而輕議於佛

聖人者蓋太有道者之稱也豈有太有道而不得曰
聖人亦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

聖者通也能通達天地至才之理而應變無窮乃
曰聖也其於萬物之中有仁惠之心乃曰人也此
聖人乃能大有彌綸天地識辨萬事之道理也今
佛太有道又不啻如適所言之聖人者佛既益大
又爭得不為聖人耶凡謂聖人之道者必一切人
公共之道豈有公共之道只可行於夷狄而不可
行於中國耶 公共張釋之曰法者天下

苟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紹行于中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况佛之所出非夷也

若以佛其父自出於夷狄而不以為是不可行其道於中國如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若此文乃孟子離婁章云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注云諸馮負夏鳴條在東方夷服之地故云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人也注云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人也而此舜文王

豈非亦蠻夷人耶而舜文王其所行之道前後相承接而已行中國如此是亦可夷鄙舜與文王其人而拒抗其所行之道耶矧况佛所生之國乃是南閩浮提天地之正中非是邊夷之地也

或曰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為是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人同其性矣同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則深為河海土多得其同則積為山嶽木人多得其同則廣為道德

今之世人或言佛教但說心性而已謂性則我儒

之周易與禮記中庸篇已言之矣不用佛之言為所習學也世之此說益為不爾若吾佛之所說性理果與汝世間之書一同如此乃是儒釋聖人通同其性也聖人其道既相通同而輒却逆之如有入其道與儒異者即爾君子復以何禮數而品別處置之此下文取水土二者以喻其同譬若水多得其同則貯積深渺成河成海也若土多得其同則積累崔巍成山成岳也木人君子多得其同人則乃增廣其知識才行以成其至道盛德也嗚呼余烏能多得其同又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

逆勢卻受不順也拂也

嗚呼嗟歎之辭其意重而切吁亦嗟嘆之辭其意稍輕此皆先歎息而後發語

推德于人以福吾親以資吾身之康天下也

嗚呼嗟嘆之詞也原教者自歎言我何能剩得其同道之人同誠實其心同齋潔戒檢以修其身同推廣其所修之德以臨被於人以福祐我之父母以資助我之君王以康濟天下也

剩正切餘不盡也

且而何甚不厭邪子輩雖然盈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張其布施報應以衣食於人不為困天下亦已幸矣又何能補其治世而致福於君親乎

而汝也如難家言汝何大不自厭是子亦汝也汝輩傳徒繁雜盈滿天下不係籍於四民虛張其布

施報應因果之說以苟取衣食於人民如此不為
困敝天下民業亦已僥幸而免其過矣復何能裨
補帝王治世而致福祐於君王父母乎
曰固哉居吾語汝汝亦知先生之門論德義而不計
工力邪

此解難家之詞云汝何愚鄙固陋而不知德義居
猶且住也聽吾論語於汝汝曹亦稍知學者預教
授於先生之門只論傳授道義為功不可計校工
夫勤勞之力為資耶

夫先王之制民也恐世敝民混而易亂遂為之防故

四其民使各屬其屬豈謂禁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為惠
先王如周文王之例嘗設制度以制置於民者此
蓋恐後世衰敝民相混淆而易致暴亂遂為此制
度以防護之故分布編戶以為四類之民令其各
各係屬其所屬然文王如此豈是專為禁制民人
不得以財利而與人為施惠耶

若人佛者默則誠語則善所至則以其道勸人舍惡
而趨善其一衣食待人之餘非贖也苟不能然自其
人之罪豈佛之法謬乎

若適今為佛之徒屬者其默則內守真實之道語

衣食待人
之餘

則外示勝善之言其所到之處則以其所修之道
勸誘衆人棄捨惡務而趣向爲善其所爲身一衣
一食蓋亦俟待人之有餘者乃受之非爲黷亂也
苟若不能如此以道自修以德化民乃自是其人
濫預僭竇也豈是佛之本教所設其法之謬僞邪
孟子曰於此有入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
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
爲仁義者哉儒豈不然邪

此文孟子滕文公章云爾其意謂於今若有人能
入則孝敬其父母出則悌順其兄弟文能奉守先

世聖王之道以待後來之學者此當享衣食於子
輩學者而子輩何以尊奉梓匠造輪輿者而却反
輕今我傳授爲仁義上德之士也彼注者其義不
足此不取之今校汝儒者豈不如此亦尊養其以
道義而教訓爲久者耶

堯舜已前其民未四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
食用之不足

堯舜二帝已前固未有四民當此之時而天下之
人豈是盡爲士農與工商亦未嘗聞其衣食器用
有所不足也

周平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已匱且敝及秦廢王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佛老皆未之作豈亦二教加於四民而為厲然邪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有分子亦為世之憂太過為久之計太約

周平王時周幽王之太子宜臼也幽王死遂立為平王平王東遷維維邑以避戎寇其時周室衰微諸侯強政政方伯井田什一與四民之制雖存而其時天下之民食用已匱之且衰敝也洎乎秦獻公之子孝公治秦治耻諸侯卑秦遂用衛鞅行其變法之令廢置王制而其天下愈更擾亂當此之時佛

法等皆未興起於中國如此豈亦是佛老之教增加於四民之制而為其疾癘耶夫人之所生於天地之間其衣食器用器恐慮其本來各有其賦分子相難者而言汝亦為世憂慮其事太甚過劇為眾人之計校太甚儉約也

報應者儒言休證休證必證積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此尚書洪範庶證第八時云爾休徵正義言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昭哲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謨當則寒以時而順之

緯集卷六存心
休徵者所以應其
善政之所感也
休徵者所以應其
惡政之所感也
棲巖疏云星辰
日月吉者名休
凶者名咎
同歸云休徵者
休美也休祥將
至預有此徵由
也美行之所招也

陽動雲羊切贊也福也
易必有餘慶

休徵
音照
白雲
干切
美
謨謀

也差也侵
也亂也
豫
也安
也悅樂

Copyright 2001, Kyoto University Library

此引論語雍也第六子貢問孔子曰設如人君能
廣博施惠於民而能賑濟民於患難者此德行何
如可以謂之仁人之君乎孔子荅言君能博施濟
衆何止事於仁謂不啻於仁必也為聖人然行此
事甚難堯舜至聖尚猶患之以為難能也此蓋言
雖仲尼聖人尚以為難慮其所問弟子未能為其
博施濟衆也
佛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貪吝而廓其意心耳
世宜視其與人為施者公私如何哉不當傲其所以
為施也

吾佛必然以是布施而勸導世俗之者其意亦欲
解釋人貪婪慳吝而開廓其為善之心耳猶智度
論曰菩薩知布施為善惟心為不善能隔錢鬼貧
窮中世人宜觀其僧徒勸人為布施者或公或私
其如何哉不當輕傲佛之元本教人為布施之法也
禮將有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
誠其心而潔其身也所以祈必有福于世今佛者其
為心則長誠齋戒則終其身比其修齋戒之數日福
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

世法凡欲有事於郊天祀地及祠禱鬼神者雖一

日行禮必先數日致齋此蓋欲誠其致敬之心而
潔清其身所以取必然有福於世今爲佛之徒屬
者其爲修心則長誠實而無妄齋潔戒檢則終其
身此世之人欲祀天地而但齋戒數日者而其
福抑亦極矣豈况僧徒終身齋戒而盡無福祐以
資報君主父母之恩乎

日男有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
之道也而子輩反此自爲其修超然欲高天下然修
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

或難家云夫凡爲人男必有妻室女必有夫家人

人完全其髮膚以奉其父母所生之遺體如此之
事蓋人倫之常道也而汝僧輩反背於此而自爲
其修持欲超然自恃高尚於天下然而汝輩如此
能修之者又幾多以哉今天下爾輩混雜紛然何
足分辨

曰爲佛者齋戒修心義利不取雖名亦忘至之遂通
於神明其爲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無物不
欲善之其爲道也抑亦大矣以道報恩何恩不報以
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娶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
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

為佛徒屬之者持齋守戒修理其心雖於義可得
之利猶亦不取雖有為善之名譽而亦乃忘之以
此修潔而至其道者遂常通貫於天地神明此其
所為德也抑亦臻矣推其所修之道而施於人則
幽冥人畜無一物不欲以善加之此其為道也抑
亦廣大矣若以其所行廣大之道報此君親之恩
亦何恩不可報也以此殊勝之德紹其君親之德
而何德不可繼也已雖身不婚娶蓋以其所修之
德而資延其父母之慧命也其形骸雖外隨毀而
以其所行廣大之道以資濟於君親

通載曰太王宣父公生三子太伯虞仲季歷文王父也初國于岐古公遷于岐伯仲知
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曰乃奔荊蠻果立歷以傳昌也古今記世紀有異于史記

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
亦未聞其有繼嗣之者而孔子於論語則稱為古

夷叔奇叩馬而
諫曰父死不葬
爰及于戎可謂
孝子以臣弑君

為佛徒屬之者持齋守戒修理其心雖於義可得

尚互編云曰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傳之去髮毀形絕其所嗣亦悖五儒乎曰孔孟取之仁義不特取之以跡秦伯遜國而之荆靈新髮父身孔子稱其至德未嘗言其不孝伯夷不娶而之首陽孟子稱其聖之清者未嘗言其不孝吾徒為法忘身而取大義也可以報四恩度生死可以弘善道而采學豈不資於大化乎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以跡言之則伊尹滅身有余一罪理不可逃也以義言之則致太甲密近先王陵墓而生善心令自悟也及其既悟奉歸于亳諸侯歸之以童萬世無疆之休也如少巧設方便匡成厥德必知伊尹巧列其大矣哉至於微子徉狂比干割股預讓各處介子焚身經史稱其仁義亦例言其不孝是故取之以義可也取之以跡未可也孟子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斯言善矣夫

志平後世君子莫不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設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少

秦伯伯夷

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因西伯歸養老盡往歸而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以行父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無及于戈可謂孝子以臣弑君

秦伯豈不虧形邪而聖人德之伯夷叔齊豈不娶長往於山林乎而聖人賢之孟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不娶而少之子獨過吾徒耶史記云吳太伯始雖以讓國避於季歷蓋荆楚交身斷髮示其不可用而孔子於論語則嘗稱其有至德焉民無得而名焉史記又云伯夷叔齊孤竹國君之二子父卒當嗣位二人相讓皆逃去及周武王伐紂二人叩馬諫之而不入天下宗周二入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亦未聞其有繼嗣之者而孔子於論語則稱為古

即伯夷叔齊之義

可謂仁乎左右
其之大公以此
人也扶而去之

之賢人也孟子萬章章則稱伯夷是聖人之清潔
者也不聞孔孟聖賢以太伯伯夷之賢人以隨毀
其形及不娶室家絕後嗣而輕少於人子難者何
獨過咎吾僧之徒而不顧太伯伯夷之事也
夫世之不軌道久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
必制其子弟今去佛世愈遠教亦將季焉得無邪人
寄我以偷安雖法莊如之何太林中固有不材之木
太畝中固有不實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久廢道
世之人不學軌聖人之道而行其來已久矣雖有
聖賢之德為人父為人兄如唐堯虞舜周公旦諸

玉軌
法莊

其美附一

夫世之不軌道久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
必制其子弟今去佛世愈遠教亦將季焉得無邪人
寄我以偷安雖法莊如之何太林中固有不材之木
太畝中固有不實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久廢道
世之人不學軌聖人之道而行其來已久矣雖有
聖賢之德為人父為人兄如唐堯虞舜周公旦諸

成王乃拔武庚以作圖周公誅武庚殺管叔放蔡

可謂仁乎左右欲
兵之太公曰此義
人也扶而去之

之賢人也孟子萬章章則稱伯夷是聖人之清潔
者也不聞孔孟聖賢以太伯伯夷士賢人以隋隋毀

孟五萬章曰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不然也
天與賢則有賢天與子則有子昔者舜禹禹於天子有七年舜崩三年喪
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流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
崩而避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
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詭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註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也啓禹之子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也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
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
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註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

其實則一而已

益之賢也禹之子亦不肖也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
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
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陽明傳習錄一云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與兵必然這一分亦未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繼惡而已矣三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為子而傲必不孝為臣而傲必不忠為父而傲必不慈為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朱丹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明明無纖介染著只是一無我而已曾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書經益稷
殄厥世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教虐是作罔書夜顧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

猶不能必然制訓其子弟之不肖其子之不肖者即堯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也丹朱商均皆不得嗣其父踐天子位及夏禹為天子乃有疆土謂以唐封堯之子以虞封舜之子以奉其先祀以客禮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此見史記堯舜之本紀云爾其弟者如周公之弟蔡叔度也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鮮叔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專王室二叔疑周公之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誅武庚殺管叔放蔡

叔遷之此見史記管蔡世家云爾適今相去釋迦
文佛之世轉遠其遺教亦已季末又何得無邪妄
之人寄身於我教苟偷以竄其生雖戒律欲之奈
何譬如廣大山林之中亦有不材之木廣大田畝
之中亦嘗有不結實之苗稼治世者但以法正直
其偷安邪人可矣豈可便以其非僧之人而欲毀
廢佛道也

曰而三教若詳誠可尚也然則三教之說皆張
於方今較之孰為優乎

或問云汝所說汝之教道似亦詳審適可以尊尚

然佛道儒三教其所傳說之道皆施張於當今之
世若校量此三者孰為優劣

曰叟愚也若三者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輒議然佛
吾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則未頗存意不已而
言之三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厲揭有深淺儒者聖
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此解答問者而自稱叟也顏師古注漢書幽通賦
云叟老人稱也或云草野老父之稱今取草野老
父之謂也余草野之叟豈知其三教優劣若必論
此三者之法亦皆是聖人之所為教也我叟小子

深則厲淺則揭
語注云識孔子
人不知已而不止
不能適淺深之
宜
揭去例切分會
寒裳渡水由
膝以下

胡敢專輒而輕議然而佛是我之本道也儒教亦
忝竊嘗聞之于先生如老聃氏之道更則未甚留
意而學令若不得已為兩問者而言此之平教亦
如同涉一水而隨其淺深厲揭而過也厲揭者論
語憲問云爾正義曰深則厲淺則揭者此衛風匏
有苦葉之詩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荷蓑者引
之欲令孔子隨世以行已若過水深則當厲淺則
當揭又孫炎云揭寒裳也衣涉濡褌也儒教者若
篤論之則是聖人治理世間之法也佛教者蓋是
聖人訓人修治出世間之法也

卷之終

夫註釋教編勸書要義第二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編并註

勸書

勸者勉也助也教也潛子適以其人頗篤學自
不信佛法沮毀過當乃發意建言勉之欲迴其
其年德優於我者雖稍知佛為可向而其識未
吾助之使其必至其年與學微於吾者漫漶不
佛之旨趣而妄生排毀吾則發明教道之書者如
也舒也謂為言地意以舒展乎勸善護法之志也
凡自筆書雖百氏不與總曰書也及其必題意別

黨輩也
朋也
編也
底也
漫漶
自餘示
分別
又難別

名各表其意則吾之書命曰勸書耳書有三篇此篇當其第一第次也一數之始也

叙曰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吾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視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警世之漸也

叙曰乃其序云我五書原教等出傳未經一月有賓客者至我門言曰僕客自早稱也粗略聞佛之大道為嘗見若之廣原教若猶汝也可謂開涉道理之深與勸書者蓋是警悟世人之漸次者也
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

大凡學道之者必先從其淺漸而後至其深奧也欲其所學不煩勞而暢成就其業也

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以原教廣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列之耳

客謂汝今先以廣原教在前而後列勸書之者僕不曉識其意如何也答云我別無他之體例也但只以原教廣教二書相因由而作之用其次第而排列之也

客曰僕固欲公擢勸書於前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必淺而及奧不亦善乎

客復曰僕今欲公稱作書者爲公請推擢勸書列
於廣教之前復却布廣教於勸書之後使夫後世
之觀覽者前後有其序公尋其淺漸然後至其深
奧豈不爲之善乎

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各有其目也未
若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
我善其客之言是之也其客又請自云汝五書雖
然各有名目未若總一而名之使其流傳於後世
而不相離散豈不更善也

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搢紳先生厭吾道者殷矣而

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爲善矣

我從客所請因而謝其客曰方今天下搢紳先生
搢謂補笏紳謂大帶即補笏於大帶革帶之間先
生謂先於後來士大大而生者或作薦紳者義同
也而此等之人厭嫉吾聖人之道者多矣毅亦多
也而汝獨能喜吾佛道微妙以贊助之子可以言
敦篤於大道而公正於爲善者矣

即爲其命王移易乎二說增爲三帙總五書而名之
曰輔教編便允從其請乃命王匠者移易原教
廣教二書復同五書列爲三冊總而名之曰輔教

允
惟誠
也

編輯教編解見於前也

潛子為勸書 潛子乃為書者自號也勸書乃勉勸

世人信向吾佛大道也

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

名為然也 或有問者云今所作之書所以勸為

何事也答曰今作此書所以勸於世間君子之人

使自信自知其已然後務事儒者之名教也

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

此與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

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為其非之

師古曰予者人之
嘉稱又成德謂
之君子禮記註
君子有爵有德
者之通稱
或曰文中多假
休他人之言而答
以己意

所性論云清淨
有二一自性清淨
二離垢清淨

剛毅語註楊氏曰
則不屈於物故
王肅曰無欲教
果敢

往古之世有嚴聖之人稱為佛者佛乃覺義也今

所謂釋迦太佛是也此佛預證得乎一切眾生一

心覺源清淨之理清淨即真正之種智也特欲推

此所得者與天下一切人同證此理然佛以其道

化度遍法界眾生言天下者且順此方而云耳今

天下儒學之人翻不能自信其心本自靈通清淨

如此遂剛毅而然交相同與排毀佛所說其心之

理道以事務乎虛名吾嘗為此驚而悲愍之

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徇乎區區之名

惑亦甚矣 夫發語詞也人之平生心神與名稱

誰爲其親的今其毀者乃自輕忽其心而復從區區之名區區小兒不亦過劇乎

夫心也者聖人道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而其本不喪其爲善果善乎其爲道義果義乎心也者謂佛與衆生本覺之靈源也其一切諸法備一切功德即爲三教聖人所立道與義之根本也名也者謂儒教所尚之名也此名乃是聖人勸天下人爲善之權術也今儒者事務其權而其心源真本不能而自詳體如此則其所爲善果得成其善乎其所以爲道義者果然得爲義乎

道理

今學者以適義爲理以行義爲道此但外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太道也大理也

今儒學之者以適順事義爲理推行事義爲道如此但是人倫所行外事中當其節制之道理也未可廁乎佛聖人出世廣大之道理也

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其主而爲爲之果當乎謂此大理者本始二覺之道也如此

大理者故是世間常用之道之主宰也大凡萬事若不從其主宰而興作之豈能果然得其正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著書以諭佛道曰道之爲物也

居家可以事親室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則充乎天地

後漢之末有人姓牟者其名

字則未詳嘗著書自號牟子其意唯以發明我佛之道謂道之所為事物若在其家者則可以奉事其父母也若主宰國家之政事者則可以治化於民人若獨立其誠不預於政事者則可以自修其身若履踐行之而不休則證其道妙此之道妙且就目接近事而言之可以充塞乎天地之間耳

此蓋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為其根本者也

牟子蓋說乎世間所行之道其必資藉佛道以為

其根本也

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之然乎知之而苟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之也

世之為君子之人修習世之書籍甚

曾知省其心自為汝道義之本如此耶汝若知之而強排毀佛之道是乃自謾昧其已靈也然如此之心神不唯人一類獨得之耳天地之心靈如是鬼神萬物之類其心亦皆如此也而天地鬼神之靈愈不可以此自得道義之根本者而欺昧之也

寶當作實

然此雖槩見乎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盡之佛迺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太妙此之心理雖大槩現乎百家衆部之書而爲百家之宗者亦未嘗能盡極之唯佛獨能窮盡其深奧極到其幽微又能以此究竟乎死生輪迴之變化而通達乎神明精魄爲人爲畜交相往來諸趣乃至超到乎佛妙覺大妙之際生死

次生其意已見於原教矣

故世俗以其法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說而舍惡從

斐然尾切說文
分別文也又文章
自論語然成章
分別之也

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它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所以佛如上帝所能之故致得今世間之俗資佛教法奉事天地神祇而天地亦從人心所求而應之以其所爲之經典要名酬酢於幽冥鬼神而鬼神亦以福祚而順人心之所禱也以至周遍乎四向海濱之濱其人以佛經所說罪福報應而皆奔背其惡而從向其善嘗不俟國家爵賞之勸誘斐然相向趨慕而各自化之此無別道理使然蓋由佛太聖人推一太乘誠實之道與天地神祇鬼神萬類

四方
我也

混同一體而天地人神遂能自然相交感而致如上之應効也

曰此吾知之矣姑從吾名教乃爾也

世之君子或言此道我已知之矣我今且從順吾孔子所立名教乃然也

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為善則為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資斤佛乃賢邪

勸書云或者曰夫爾世之君子欲依汝教以名而相繼勸者汝但只以心誠實習於為善則爾諸君為孔子聖人之徒已可為君子德義之極也何須

資藉斤毀佛教乃為賢能乎

今有久日為善物於此為之既專及寢則夢其所為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邪是必以魂而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奈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顧其心魄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

此取喻也如有一人日日為善事於此處其所為既專既切及至其寢卧則夢其所為之事宛然猶然日間所作然當此則其能夢之人以名為夢以魂為夢信知此以決以其已之心寢而自為其夢也校量能夢人如此則世人凡為善惡之事只常

宛然
猶依

於其心為相親謂子諸君子奈何其心以浮名而
夸誇於世俗而不肯返顧自己之心自是竟魄雖稍
分之其在識想即一正心子諸君徇名昧心其自
謂重與輕果如之何
音韓子以佛法獨盛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
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
韓子即唐東都侍郎韓愈也其作原道之書譏擴
佛教者蓋嫌時世之俗奉佛教不以方法而趨事
之雖作原道之書如此然於佛法道妙之本韓亦
甚推揚之

繆莫能切說文
某子繫此詳細
一歸戶之赤辟
山川和
人眉校切庚也
純一之各名
英曰
江伯頡會
靜也選揚雄賦
人君以一本

故其送高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繆是
其心必泊然無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
以是之故韓子作送高閑上人序高閑唐僧也善
草書乃云高閑是佛圖氏之徒梵語佛圖亦云佛
陀今曰浮屠語訛故爾能見其道理生猶死也在
理為一能解釋其外境之紛繆是其心必澹泊然
其於世間之境必無所嗜好也
稱乎大顛則曰頗聰明識道理又曰實能外形骸以
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
而大顛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

此文乃韓子作書與孟簡尚書稱讚大顛禪師謂其聰明而達識至道之理能外遺形軀而以佛法至理自善不爲外境事法侵入而惑亂而韓子之內心於佛法亦有美善其事而禪家之書如祖堂集之類亦云韓嘗問法於大顛如此即必是也非祖堂集妄書

逮其爲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父行又曰掇爲行狀託此言君子圖其不朽焉是豈盡非乎爲佛之事者耶

及韓吏部作贈絳州刺史馬彙之行狀彙即唐司徒馬燧之長子也故云司徒公薨逝之時居喪亦曾刺血寫佛經數千言以期望酬報父之恩德又言彙在父之喪刺血書經有過人之行又云提掇此等之事作其行狀伏立言文章君子爲撰彙碑銘以圖傳之不朽也韓言既如此豈是盡非毀爲佛法之事者耶

韓子賢人也臨事制變當自有權道韓子聖賢之人或排佛法或讚佛法如此抑揚必自有或權或正之道

讓字書云
責也

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
天罪也

當韓子作原道之時謂讓老聃不合小
仁義之說謂老子所見譬如人坐井而觀於天云

天卑小蓋其人自小非天之過也

又曰聖人無常師其弘師襄老聃郊子之徒其賢不及
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聃也
韓作師說謂聖人無常師如仲尼者未始常定而
師軌於人也所師之者唯道是從不執其人品之
高下也故引左氏傳孔子以樂師於襄弘師襄郊
子引曾子問史記老子傳孔子以禮問於老聃之

唐李商隱詩集佛偈云吾儒之師曰仲尼仲尼師聃龍吾不知聃師也
乾善入無為稽首大覺吾師師師

非韓第一云、儒有附韓子者曰孔子但學禮於老聃氏耳非學其
道也曰不然禮示道也樂記曰大禮与天地同節又曰中正無邪禮
之質也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夫中正太一禮之質本也儀制上下礼
之文末也苟聖人但學文末而不究乎質本何為聖人耶唯聖人
固能文質本末備知而審舉之也
禮運疏云太一者是天地混沌未
分之元氣也極大曰太末分曰一

子老子謂孔子云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
謂弟子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

讓字書云
責也

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
天罪也

當韓子作原道之時謂讓老聃不為小

今之學者雖大曰大亦曰一

國城之質本末漸以漸而漸

野地之太一者其天此謂也

之末一者謂人曰學之末以不為子而本於此也人
之學也其初曰必本於太一太一者一也其本也其末也其
學也曰不然野之太一者曰太一者天此謂也人曰中
也其學也其初曰必本於太一太一者一也其本也其末也其
學也曰不然野之太一者曰太一者天此謂也人曰中

事其賢不及孔子引論語述而篇孔子曰三人行
本無賢愚但擇善從之不善改之必得我師故無
常師也以韓如此之云乃是孔子果師於老聃也
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問禮於老聃類也
韓子如此之言正與禮記曾子問稱孔子云吾聞
諸老聃曰者自天子崩國君薨至其篇末吾聞諸
老聃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者凡四端是也
及司馬遷史記老子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
子老子謂孔子云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
謂弟子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

家語觀圖篇云
孔子謂南宮敬叔
曰吾聞老聃博學
知禮通孔子之原
明道德之歸則
吾師也今將往
矣韓文註云
一敘叔與至
周同禮於老聃

今日之見老子其猶龍耶此是也其言相似也
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言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
太史公之書則孔子聞道於老子詳矣
然考老子之書如其德經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
之首此乃老子本自忽薄於禮豈是老子全以禮
教於人邪驗孔子所問老子乃是學問老子之道
非只學其禮也復較驗太史公之書所言則益知
孔子問道於老聃詳審乎
昔孟氏力擯夫為楊墨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
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孔子年二十六適周問禮於老聃年已七十九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游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子之所名釋迦文也出翻譯五十七校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游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子之所名釋迦文也出翻譯五十七校

子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耶
凡為儒道之者不相習尚言乎死生鬼神之事論

今日之見老子其猶龍耶此是也其言相似也
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言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言不歸
楊氏歸墨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元元君是
禽獸也註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父母義故元君墨子
愛元差等而親其父母親無異於禽獸元元父元君則人尚滅絕
是亦禽獸而已又曰能言此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墨者治墨翟
之通者
夷姓之名

昔時孟子滕文公上章排為神農者許行墨者夷
之與其下章云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損楊
墨則云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
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無君無父是禽獸也今韓子作讀墨即稱與墨子
云欲行孔子之道必資用墨子之道行墨子之道
必資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子墨子者也
儒者不尚說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
子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耶
凡為儒道之者不相習尚言乎死生鬼神之事論

誕廣自欺也徐
曰妄為大言也

語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埤力亂
神子所不道儒之法既如此今韓子作原鬼稱說
鬼神之道又作柳州羅池廟碑謂柳子厚死而為
神降神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
翼而告之曰館我於羅池是稱其神恠而曾不疑
誕若此韓子又何嘗膠固於儒書未知生死二端
之說而不能自通達耶

韓謂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言之反覆蓋鑿在其
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
世謂韓子為聖賢人也既是聖賢豈其是非之

不當而言有反有覆今韓子如此之言也或抑或
揚蓋其鑒識自在其心內故有此一時論難佛教
之說也

後世當求韓之心不必隨其語也

後世之儒者

欲學於韓當求探韓子存心不須但循隨其空語也
曰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亦久矣及視李氏復性之
說益自發明無取於佛也

或謂於我儒家之書見乎人之所稟心性亦久矣
洎觀李氏即唐李翱尚書所著復性書所說更自
發明曉辯於性故無取於汝佛之所說也

曰止渴不必束井而飲充飢不必擇庖而食得子審其心爲善不亂可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大凡止人渴之不可揀其井而飲充其飢歎不必擇其庖厨而食此喻爾君手但得自審其心理而爲善事不曰惑亂可已也今吾豈須抑屈汝諸衆人必須就於吾教而達於性命之道此事不爾也然他書雖見乎性命之說太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他家百氏之書雖稍發見夫性命道理之太繁恐其亦有所未能盡其淵奧者也吾視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問法於道久惟

蘭府云南作昆
明池得黑底書
初奇問西域近
人道人傳之徒也

道人

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字與援引爲異耳

吾觀本國宋朝其命僧錄贊寧所撰高僧傳於惟儼禪師傳中言李翱字習之曾問禪法於道人惟儼太論曰得道者名道人餘出家未得道因得道者亦爲道人故謂儼師等爲道人也洎其取李翱復性書詳看果見其微旨實得之於佛經所說之理但翱之所作文章與其援引經書與佛語不同耳然佛亦稍資其諸君之發明乎

此謂李翱既取佛經微旨爲書而佛之道亦在李

之書矣諸君子既因讀李之書得知於道如此則是佛亦稍有資助諸君子之所發明耶

曰雖然子去焉盡子之道歟曰於此吾且欲諸君易曉耳遂盡吾道悉世說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者可詳也

世之君子或謂爲勸書者曰子言雖如此矣何不盡示子之道於我乎爲勸書者謂客曰今此吾且欲諸子易曉吾所言我之教道故且示汝此之勸書耳若忽然盡推於吾道恐世俗之不曉其深旨而恠誕我說轉不信之也不得已爾諸君子幸且

教化

觀吾別著書名曰廣原教者可盡詳究吾之道也勸書第二篇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已教不同而然也

天下所行儒道釋三聖人之法或教或化教謂以言而教訓之化謂使其感德而自化之教化義備見原教解內凡其教化但欲使人爲善耳今吾佛之教法豈不是以善而化人諸君子何苦苛排攘之是必以與諸君已之儒教不相同而爾耶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

善謂之矜吾欲諸君爲公而不爲矜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集注此從也

豈非莊子南華真經雜篇漁父文漁父謂事有四患者其第四患者言其人同於已也則可之苟不同於已彼雖是善事亦不善此謂矜吝也今吾爲勸書且要欲諸君子爲公道而不致爲其矜持耳又引論語述而文謂人若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擇善而從之能如此者比天生知乏可以爲次也此戒人不可爲穿鑿又引墨子文謂君子於天下之

矜持矜持

集註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句無適以主之不幾於矜持自恣乎

人無擇其善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之相親也適厚也莫薄也比親也

聖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已不同而棄之之善也孔子聖人亦乃斟酌其善者而採取之何嘗以與已不同而便毀棄人之善也

自三代其政既衰而世俗之惡滋甚禮義將不暇獨治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勸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遠罪者有矣其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于今賴之

從夏商周三代已來而世之風俗弊惡滋添極甚儒一教禮義將不皇獨治其

世而佛之法乃流播諸夏大國遂同儒教相並而
勸化其時世亦翕然興起而從佛之化其人遷就
善道遠其過惡者有之其自於佛經或於善知識
所得以正乎法性慧命者有矣而其人民自後漢
至于今世其依賴之而為善也
故吾謂三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冥數自然之
不可得而輒見以理而陰校之無不然也佛之法為
益於天下抑亦至矣

吾勸書者自言于家聖人之教者乃相資藉而勸善
於世耳此但是因緣冥數自相交感人不可得專輒而

見今以因緣之理陰默而計校之無不如此也既爾則
佛所垂之教法有益於天下之人抑亦臻至矣
今日佛為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求之思也
今有父為文曰佛作害於中國如此之言其亦過
甚矣其為文之君子何未加其深思遠慮乃輕發
其言如此也

大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父存
於世者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果害則天久安能
久容之如此也若其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
可疑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

大凡爲禍害之事無其大者小者不爲久之誅滅必爲天之誅滅也其害事鮮少得久在於世今佛法流入中國僅乎千歲若果然爲害則天意與人心何能以相容之如此也若其三廢於中國謂遭魏太武周武邕唐武宗三次之沙汰毀滅也此三難之後轉更興起如是諸君亦可以疑其法大有契合乎天人之心者也

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人情惡之然其遺情當絕有陰德乎君親者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子質之父兄夫婦固天常也今佛導以割常

情而務其修潔者益反常而合道也夫太道亦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厭之久矣

世之君子以吾屬捨家慕道謂其廢父子夫婦天常者爲不近人情而厭惡之然其遺外其常情當別有陰德資益其或君或親者而其意甚遠若其出家之冥功德勝具詳諸經不可遽忽而說今具以天常之道共諸君子而質正之夫婦父子固是天然之常道也今佛以引導乎世人捨割其父子夫婦之常情而事務其戒定慧修治潔靜之者益欲及却常情而合於太道者也此佛之太道諸君

亦可以疑其更有勝妙之理過於人之常情者耳
若其不如此也天道必厭廢之久矣

若古之聖賢之人從事於佛而相贊之者繁乎此不
向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

若前古之聖人賢

人相從而事奉於佛教而贊助之者此繁多不可
盡數且以唐朝奉佛之者發明其大略耳

夫為天下而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眾
經而太宗父子文之曰本唐聖教序相天下而最賢
者孰與房杜姚宋邪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玄奘譯
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於京兆玄琬逮其垂薨乃

命琬為其世世之師宋丞相璟則以佛法師於曇一
裴晉公勲業於唐為高丞相崔羣德重當時天下服
其為公而天下孰賢於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
法欽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儼抱太節忠於國家天
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顏魯公魯公嘗以戒稱弟子於
湖州慧明問道於涇西嚴峻純孝而清正孰與於魯
山元紫芝紫芝以母喪則刺血為佛之經像自太宗
逮乎元德秀者皆其君目之甚聖賢者也借使佛之
法不正而善惡亦烏能必惑乎如此之聖賢邪
夫為治於天下而臻於三王之道者誰如唐太宗

當玄奘自西域還譯出衆經太宗與其子高宗皆
爲文贊述之今藏中凡有玄奘所譯之經經端所
列曰大唐聖教序者是也宰相於天下而甚賢者
諱如房杜姚宋之四人耶續高僧傳玄奘三藏本
傳云房梁公玄齡奉詔與奘翻譯其自西域賫歸
梵夾續僧傳京兆玄琬法師本傳云杜萊公如晦
師於琬及其將薨乃請琬公爲其當來世世之師
大宋高僧傳曇一律師本傳云唐丞相文正公宋
璟以佛法師問於沙門曇一裴晉公度勲唐德業
在於唐朝而最爲高烈等相崔羣德業莊重當

唐之時天下之人服其爲人至今天下之人孰能
賢如裴崔二公大宋僧傳徑山法欽本傳云裴晉
公以法師問於欽欽即國一禪師也大宋僧傳東
寺如會藥山惟儼二人本傳云丞相崔羣各以禪
法師問於會儼抱負爲目之大節忠義於國家天
下至死而不變改者誰似顏魯公大宋僧傳湖州
慧明律師本傳云魯公受戒法於明江西巖峻禪
師本傳云魯公師問禪道於峻純孝於親清正節
行誰似於魯山令元德秀德秀字紫芝劉昫舊唐
書文苑傳云德秀少孤事母以孝聞母亡廬於墓

曰唐史云、元德秀卒謚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諱元德山元結哭之以公生六十年来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未嘗完布帛而衣與五味而食吾哀之者以誡荒淫貪倭綺紈樂肉之徒耳

所食無鹽酪藉無茵席刺血畫佛像寫經不婚娶
以兄子當婚家貧無以爲禮求爲魯山令自太宗
至乎元德秀此十人皆其聖君賢臣之尤者也假
使佛之法爲不真正而善能幻惑於人而亦何能
必然感此上十聖賢人耶

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裴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詬佛爲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佛爲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

未始無憂

聖天子受命東平治世而後
聖天子受命東平治世而後

陸奧市下新田

[illegible]

空谷和尚云、嗟呼物庵設此一閑寂在此後人尚識不破爭得如薛簡張拙
白居易杜鴻漸李習之韓昌黎陸巨陳操孝附馬楊大年富鄭公楊次公
郭公輔趙清獻公周濂溪張無盡馮濟川張九成呂居仁諸大儒等能參
吾宗之禪関乎敬佛法明佛理惟法透禪関者有若許玄度習蒙齋宗
炳劉遺民雷此宗王導周顒沉休文張說孝大白王摩詰柳子厚王勣李
源呂蒙正范仲淹范蜀公文潞公張約奇呂東萊亦是也以佛學力通家
之好者有若僧子建王均王砥文中子杜子美杜牧之孟浩然劉禹錫劉長卿
司空曙司空圖李群玉皮日休許渾賈島項斯鄭谷亦是也佛法苟非大
道焉能感諸名賢如是崇尚者也諸賢才德明敏豈不逮於後世排佛
之人乎苟不取於諸賢之大公而屈於一人半人、已忘者實未思、誤也

杜律五言卷第四 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處 煙霞嶂幾重 凍泉依細石 晴雪落長松 問法看詩妄
觀身向酒慵 未能割妻子 卜宅近前峯

至於儒雅者文章者如隋之文中子王通唐之元
結李華梁肅權文公裴相國休公美辨宗元子厚
李觀元賓文中子至李元賓其稱佛而不毀者見
於隋唐之書與其各人家譜文集此上八君子人
者但是不毀罵佛為不賢不可言其皆不知古今
或治或亂或成或敗其事之邪正其理之是非此
八君子未嘗言佛之不是而不肯推揚之既上之
諸賢推揚之如此諸君子宜更甚思之

今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
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說羊祜前為李

氏之子崔咸乃盧老後身若斯類古今頗有諸君故亦嘗聞之也

羊祜字叔子

蒙求上云羊祜泰山南城令祜年五歲時人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此先無此物祜即指鄰人東垣樹中探得之羊人發覺以此告之兒所失物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事氏悲惋特人異之○又本傳云武帝時祜為荊州都督日供武當山寺有問其故祜曰前身多過賴造此寺故獲中濟所以供養之情偏重於此

舊說即晉書羊祜本傳云祜自言其前生是李氏之子因墜井而死在李氏家嘗埋金環於桑樹下遂自往取之果得其環劉昫唐書崔咸本傳云咸父銳嘗為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從事其時有客自稱盧老自言學道於隋朝雲際寺李先生每往來於澤潞銳常善待之丁日臨別謂銳曰吾後世當為君之兒即自指其口傍墨志云以此為證及生咸也而其口傍之志儼然風調舉措一如盧老如

蒙求上卷三十國春秋曰中年令蘓韶卒後從弟節見韶乘馬盡日行著黑介憤黃絲單衣節因問幽冥之事韶曰死者為鬼俱行天地之中在人間而不生者接顏回卜商今見為修文郎死之生界各有異死復生實此有異尔言終而不見王隱晉書云蘓韶死而甦云顏回卜商為地下修文郎 出白府

吾更欲諸君審詳其受形之始而探索其心之中不須虛以外事聲名而自迷謬

今爲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爲其法也重與諸君皆稟靈爲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茫乎紛紛唯人爲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

今爲勸書必欲勸勉諸君子者非只自爲吾法也乃尊重與諸君子皆稟靈爲於人也人生殊貴於萬物含生之中而萬物變化茫然而出紛綸而多唯是人之下類爲難得諸君人之豪傑轉爲難得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不足擅以爲論請即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取

如此上之所言者皆是變化死生鬼神惚恍之說

不足專以爲譬喻也惚恍表無中之有形象也今請便以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爲採取

夫立言者所以勸善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損益歸乎陰德今閭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矣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閭巷之福德人邪今詆訶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妨之其損益陰德者亦少宜思之

夫立言爲文章以傳道者其所以勸勉爲善而止沮爲惡者也及其稱人善惡當理不當理而此損

益之罪福則歸屬於陰德如令里閭巷陌之人欲以
言而毀辱於人必亦且思之云彼是有福德之人若
毀辱之恐損折吾福德矣佛縱然不足以貶損其
世儒聖賢之人豈便不及閭巷福德之凡人也詆
訶毀罵之詞一出於口則後生末學之儒必百出
迹相倣傚其損益已之陰德君子又稍宜思度之
昔韓退之不肯爲史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陰德
也故與書乎劉生日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
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在乎世人耳若佛
者其道德神奇恐不當於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

昔韓退之不肯爲史書蓋是懼其褒貶善惡不當
自損乎陰德也此即韓文外集有與劉秀才論史
書云爲史者不有人之禍患亦必有天之刑罰又
曰若果有鬼神賞善罰惡將不能致福謂恐悞有
貶斥善人乃招鬼神之禍今爲史之家或褒或貶
者但只在世間之人耳若佛者太聖人其道其德
及其神通變化無方者慮亦不啻如世之凡人耳
如此諸君子又未可多多貶斥之

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太聖人不治而
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渠人韻書勤
 場人韻書勤
 法度廢壞久又
 廣平只
 周二十六主敬王
 甲午年壬戌四月
 八日孔子卒
 周二十八主貞定
 王三年甲戌歲
 列子禦寇隱
 居不仕者書
 篇孔子卒後
 當十三年也

使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稍誠聖人固不可侮也
 昔列子禦寇著書稱孔子嘗云丘聞西方之國有
 太聖人此乃謂佛也其法亦不務洽於世亦不苟
 亂於世雖然不喋喋而言人自信奉之不渠渠苟
 行其教而人自信稟之其蕩蕩廣大而民人不能
 名狀使列子若妄謬為此言則休如其稍詳且實
 則佛聖人諸君固不可輕侮也

勸書第三篇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銳於仕進
 望望常若有物礙於胸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驟然

破散無復蔽礙而其心泰然故楊公資此終為良自孝
 子而天下謂其有太節

余嘗見本朝楊億侍郎謚文公所著之文有與李
 維內翰之書其意自言其少盛之時勇銳求於仕
 進望望勤切若有物為礙於心胸之間及其參學佛
 釋氏禪要之法謂其心中所導之物驟然破散驟
 破兒不復更有障礙也其心遂便安泰乃然故楊
 文公藉此禪法正治其心遂為忠良之目純孝之
 子而天下之人傳其有忠孝太節
 抑又聞謝大夫必與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為人

神角
 破切皮

能仁賢其爲政尚清靜而所治皆有名迹

抑又嘗聞祥符天禧之間本朝有謝大夫必與查道待制甚通達吾佛法祕密禪要之道故其爲人能仁善賢明其臨官政則崇尚清淨無爲德化而所治理之處皆有能名善迹

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冠無疾正坐而盡

及謝泌大夫將無身也則沐浴儼雅其衣冠無疾端坐而盡

昔尹待制師魯死於南陽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師魯死得其正吾亦然也

又昔尹待制洙字師魯本龍圖閣直學士其時或相傳爲龍圖閣待制師魯死在南陽鄧州其神識不紊亂天下士君子皆美師魯死亡得其正理吾勸書者亦以其是也

及會朱從事於錢塘聞其所以然益詳朱君善方脉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即謂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曰脉不可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知吾命已矣

伯相會遇朱氏來錢塘爲其州節度推官朱君名炎即其時知府范資政之所辟命也因聞尹待制

辟命事死云辟公侯也謂赴公侯之命也

死三益更詳審朱君前任鄧州職官亦預范資政
幕下范公當師魯病時適知鄧州朱君善能方脉
當尹師魯疾危急時而范尚書資政請命朱君夜
往診候其疾尹待制即問朱曰吾脉死生如何朱
對曰脉候不可救也而尹師魯亦謂朱君曰吾自
知吾命盡矣

因說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吾乃今資此及其久
三鼓屏久遂隱机而終

昭師法昭者吾乃今資此及其久

師魯因而說其素曾學禪法於汝州法昭禪師自
以我今死之不亂乃是資賴此之禪學也及其夜

三更乃屏去侍人遂即僂隱机按而終

余晚見尹氏退說與其送迥光之序驗朱從事之言
是也

勸書者其後因見尹師魯文集有退說者

及其送僧迥光之序遂自說學禪於法昭禪師乃
得其心安然因此校驗朱從事前所言之是也不要
然而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益人之死也如此孰
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
君子者何限

然佛之法利益人之生也如彼楊謝查三大夫忠孝
仁賢及其為政清靜利益人之死也如此尹待制死

十善

得其正誨云佛法入中國無益於天下乎而天下之人各各默自心得其法如前四君子等何有數限至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修者而以益其慈子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衆矣

至乃天下之人以五戒十善五戒十善名數義理已見原教解內陰默自修行者父增慈子增孝夫婦兄弟增其和睦者如此益又其多矣

余昔見潯陽之民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修慈孝仁惠稱於鄰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賈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

余勸書者昔時曾見潯陽江州之人名周懷義者其父至今治平中年逾八十尚存無恙其一家稍以十善修行其家門在義慈惠稱揚於其隣里其鄉邑之人亦無相害周氏之意雖街游之童兒市行之堅子堅字避國諱九見周氏之父子皆謂此純善之人也不忍以詐妄之事相欺

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爲至德之世乎吾勸書者自謂使天下下一皆如周氏之家修行十善豈得不爲上古金湯淳朴適自無爲至極上德之時世耶

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幽奧非衆人之
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

夫先世儒賢不甚推說其性命之理於世者蓋此
理幽微深奧非凡衆之人之所易到也未可以此
理救乎民俗之衰敝也

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恐獨待
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其然哉

且以禮樂仁義統攝其人情而制禦之若其性命
與乎神理之道慮聖人唯待于賢者乃可傳耳屢
空論語先進篇云爾正義謂孔子以聖人庶幾之

集註曰庶幾近也屢空數至空處也言其近道也屢空數至空處也言其近道也言其近道
又解安貧也

善道並教六子而猶尚不能知於幾微善道者屢
每也空猶虛中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唯回者言
唯顏回每能虛其中心知於庶幾之道也聖人之言
如此不其是乎

今曰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不以其心而爲
以乎曰何必三代三皇時未有乎孔氏老子之言其
人豈不以心而爲君臣父子夫婦乎

今或有以難曰夏商周三代之時其人未嘗有佛
教法之言其時人人豈不各以其心而爲生人乎
勸書者對曰如此言之何必三代之久如往昔乎

元皇節附之上
古有人皇者九人
前記此德於

遠在萬代之上之時世而為人皇有三皇九皇之
者三皇則伏羲神農黃帝之時亦未嘗有孔子老
聃所言之教道其時之人豈盡不以其心為君臣
為父子夫婦乎

夫君子於道當精麤淺深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
豈直為世不以其心而為人邪其欲其愈至而愈正也
夫君子者乃是勸書者戒勸難家謂大凡君子於
道義當探其事理或精麤或深或淺不宜如彼之
言混濫無別佛豈止為世人不以其心為人也蓋
欲人聞道愈至而所修更至聞道愈正而所修更

正也

泰山有鳥巢於曾崖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
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笮者不得蓋其所託愈高而所
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愈適

泰山者取諭如泰嶽乃天下衆山之尊最為峻極
今有飛鳥又巢棲於其山之高崖樹杪而射弋者
不能及之弋繳射也謂以生絲為繩繫矢而射也
千仞淵水亦最為深沖今有游魚又潛伏於其淵
之深泉幽穴而笮者不可得之笮罾皆取魚具
也此蓋其所託愈高而所棲息轉安穩所潛愈深

集註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而大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見蓋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

而所生養轉安且樂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論道至矣

此孟子盡心章云爾其注云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而孔子此言譬喻於道所見大小甚至其理也

吾昔與父論此而其人以名矜以氣抗雖心然之而語不即從夫抗與矜人情而心固至妙焉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心其亦昧矣諸君賢達無為彼已昧者也

抗金句
舉也
德也
敵也

勸書者昔曾與學問之人語論此之道理而其人以名位相矜以氣勢相抗其人雖心默自伏之而其語不即相從夫抗傲矜察乃是人之愛惡之情耳而其心法固是至妙之理嗚呼嘆息其學書之人恣任情偽而自忽略其至妙之心是人乃其迷昧者也今爾諸君子自是賢明疏達之人不可復為彼前時之既已迷昧者也

夾註輔教編勸書要義第三



[illegible]

五山本

○來註輔教編

妙心寺

院

之四五

一四

ウレナリ

